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發微——兼論相關詩文與史事（上）

劉昭明*

〔摘要〕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是中秋詞中的絕唱，詞人多效其語，蘇軾本人對此詞亦極得意。千百年來，〈水調歌頭〉流播久遠，深入人心，「高處不勝寒」甚至已成為現代人的口頭語。可是，此詞的主旨卻是大陸詞學界爭議不休的一個焦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為蘇軾詞研究的四大論爭之一。本文不避冗雜，用具體的文史資料闡說考論，以便對其寫作背景、言外之意與相關情事作出一個較明確可信的詮釋。蘇軾之〈水調歌頭〉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經由本文之舉證與解說，可獲得較明確可信的理解。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夜，蘇軾在密州超然臺把酒問月，望月思君，以明月比擬宋神宗，希望他至明至察，不要被小人所蔽，不要被浮雲所翳，早日摒棄新政，激濁揚清，舉善彈違，解民倒懸，成為一個皎如皓月、明燭幽微的明君。蘇軾在把酒問月之後，緊接著，又以天上宮闕、瓊樓玉宇象徵朝廷宮闕，以乘風飛月象徵企盼歸返朝廷。關於這一點，無論從從倅杭時的企盼歸朝之心，或是從蘇軾在密州的積極治事與急切用世之心都可以得到印證。此時，蘇軾密州即將任滿，他企盼乘新黨內鬩勢衰之時歸返朝廷；可是，在另一方面，昔日被新黨誣陷迫害的慘痛經驗又浮上心頭，朝中寒冷肅殺的政治氣候讓他不寒而慄，憂心不已！所以，蘇軾頗以高危自警，以欲飛還斂、欲去還留象徵企盼歸朝的心願與憂思。最後他以理化情，極力克制乘風飛奔天上宮闕、瓊樓玉宇之思，而退一步自我寬慰：歸朝任職，雖較能有所作為，但卻也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反而不如眼前在外守郡來得好！此時，整個政局有了重大的變化，被迫離開中央朝廷已近七年的蘇軾見情勢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大有可為，準備上書神宗，自齊州進京言事。蘇轍此次上書，指斥乘輿，譏刺朝政，對宋神宗及新黨、新政提出全面性的抨擊。蘇軾雖為自己歸朝有望，開懷痛飲，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卻又暗暗替蘇轍的禍福安危擔憂，難以入眠！〈水調歌頭〉詞序雖云：「歡飲達旦」，但在歡樂的背後，蘇軾實有所隱憂。倘若我們不曾深入分析當時政治情勢的變化，不曾深入體會蘇軾內心的情感，很容易就會被「歡飲達旦」的字眼所矇蔽，而忽略了蘇軾隱藏在歡樂背後的憂思。

關鍵詞：蘇軾、蘇轍、王安石、〈水調歌頭〉

一、前言

東坡〈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云：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¹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曾說：「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²此詞雖是東坡膾炙人口的名篇，是中秋詞中的絕唱，詞人多效其語，如元·李治《敬齋古今註》載：

東坡〈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一時詞手，多用此格。如魯直云：「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蜺。祇恐花深裡，紅露濕人衣。」蓋效坡語也。近世閒閒老人（趙秉文）亦云：「我欲騎鯨歸去，只恐神仙官

¹ 本文所引東坡詞，以龍沐勛校箋之《東坡樂府箋》（台北：華正書局，1980年2月，初版）為底本，而以劉尚榮校證之《傅幹注坡詞》（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7月，1版1刷），曹樹銘曹樹銘校編之《蘇東坡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2月，初版），石聲淮、唐玲玲箋注之《東坡樂府編年箋注》（台北：華正書局，1993年8月，初版）及近人研究成果為輔；所引東坡詩皆據孔凡禮點校之《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1版1刷）；所引東坡文皆據孔凡禮點校之《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4月，1版第1刷）。文中徵引《蘇軾詩集》、《蘇軾文集》與《東坡樂府箋》之例極多，僅於正文夾註卷數，不另出附註，以省篇幅。其他引用之書，首次出現時皆詳註年代、作者、書名、冊數、頁數、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月與版次，以便覆覈；再引用時僅註明書名、冊數、頁數。

² 見宋·胡仔撰，《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長短句》（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8月，初版），頁321。

府，嫌我醉時真。笑拍群仙手，幾度夢中身。」³

不僅後進模仿東坡〈水調歌頭〉詞語，東坡本人對此詞亦極得意，宋·蔡條《鐵圍山叢談》載：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為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瀾漫。俄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為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⁴

千百年來，〈水調歌頭〉流播久遠，深入人心，「高處不勝寒」甚至已成為現代人的口頭語，可是其主旨卻也是大陸詞學界爭議不休的一個焦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近人王洪甚且將「蘇軾中秋詞主題」，與「以詩為詞」、「蘇軾與音樂」、「蘇詞風格」並列為今日東坡詞研究的四大論爭之一，百家爭鳴，論辯不休。《唐宋詞百科大辭典·國內研究·論爭·蘇軾中秋詞主題》載：

蘇軾的〈水調歌頭〉詞，歷來被推為中秋詞之絕唱。然對其主題則頗多分歧，或認為它表現懷人之情，或以為它暗寓忠君之念。八十年代初期，詞學界就東坡中秋詞主題又展開熱烈討論，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此詞是否運用了比興手法，是否有政治寓意。或認為此詞顯然有政治比興作用，「天上」、「人間」即為「朝」與「野」的代替詞，甚至有人認為東坡根本就是個政治家，他的作品絕大多數具有政治內容，這首中秋詞也不例外，多用雙關語，多用象徵性的隱筆。但認為東坡此詞並未運用比

³ 元·李治《敬齋古今註》，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初版），頁 410。

⁴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頁 590。

興手法者亦有之，蘇軾詞最稱「清雄」、「豪放」，素以直抒胸臆見長，中秋詞亦正如此，不應把「天上」與「人間」看成是「在朝」與「在野」、「入世」與「出世」之比，此詞乃表現蘇軾的樂觀思緒，曠達胸懷，向上心願和哲理思索。⁵

其後，陳師伯元作〈東坡欲乘甚麼風〉又提出新穎的創見。⁶本文小題大做，旁徵博引，以詩證詞，以文證詞，以史證詞，用具體的證據，深入解說，希望能使〈水調歌頭〉的特殊情境與東坡詩文情志、政局時事扣合起來，以便對其言外之意與相關情事作出一個較明確可信的詮釋。

二、〈水調歌頭〉寫作時地考

在今日看來，東坡之〈水調歌頭〉作於知密州之時並無可疑；然而，自宋朝以來，前人卻有許多錯誤的說法。或以為〈水調歌頭〉作於黃州，如宋·袁文《甕牖閒評》載：

蘇東坡在黃州有詞云：「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惟高處曠闊，則易于生寒耳，故黃州城上築一堂，以高寒名之，其名極佳。今士大夫書間中往往多用高寒二字，雖云本之東坡，然既非高處，

⁵ 見王洪主編，《唐宋词百科大辭典·國內研究·論爭·蘇軾中秋詞主題》（北京：學苑出版社，1990年9月，1版1刷），頁631。此外，方曉紅《歷代詠物詞選·時令天象類·水調歌頭》亦載：「自〈水調歌頭〉一出，便無詞本不選，無選本不論，從政治思想到世界觀，從藝術手法到寄託寓意，積極的，消極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幾乎面面俱到。」（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1版1刷），頁226~227。廖仲安主編，李勤印選注，《豪放詞派選集·水調歌頭》亦載：「對這首詞上片的解釋，自來分歧很大。或曰是見月思君，寄慨於政治上的失意；或曰是寫出世與入世的矛盾心理，抉擇於天上人間的兩種生活情境；或曰純是詠月懷人，並沒有深厚的政治寓意。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詞之高妙者，本來就沒有完全一致的理解和統一的答案。」（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3年4月，1版1刷），頁6。

⁶ 參見《青年日報·副刊·藝林漫步》，1990年10月2日，第14版。

二字亦難兼也。⁷

或以為作於江蘇鎮江金山寺，如清·王奕清《歷代詞話》引《坡仙集外紀》云：

蘇軾於中秋夜宿金山寺，作〈水調歌頭〉寄子由云……。神宗讀至「瓊樓玉宇」二句，乃歎云：「蘇軾終是愛君！」即量移汝州。⁸

所以，在深入分析東坡〈水調歌頭〉之前，我們有必要詳細考述其寫作時地。

〈水調歌頭〉題序云：「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所謂「丙辰中秋」，即宋神宗熙寧九年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此時東坡正在密州知州任，所以歷來大家都將此詞視為東坡於熙寧九年中秋夜在密州所作的名篇。不過，嚴格來講，此說似是而非，因題序既云：「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可見東坡是通宵飲酒，從八月十五日夜晚喝到八月十六日清晨，在大醉中填作此詞，所以〈水調歌頭〉的寫作時日不是熙寧九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而當是熙寧九年九月十六日清晨。此外，密州方圍數百里，東坡在何處賞月？在何處寫作〈水調歌頭〉呢？由於詞作本身未曾對這個問題留下任何線索，本節擬從其他相關詩文考辨出〈水調歌頭〉的寫作地點是修建於熙寧八年年底的密州超然臺。

超然臺在未翻修增葺前，原只是密州官舍園北的一個舊城臺，東坡習慣稱之為「北臺」，如〈雪後書北臺壁二首〉云：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
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試埽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其一)

⁷ 見宋·袁文撰，李偉國校點，《甕牖閒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1版1刷），頁49。

⁸ 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2月，台1版），冊2，頁1165。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
劉叉。（其二·卷12）

東坡作此詩時，超然臺尚未葺建，故此處之「北臺」，指的是舊城臺。及東坡到密州一年後，雖然天災人禍尚未完全消除，但一切已漸上軌道。於是，「稍葺園亭，居之，亦粗可樂。」（〈與王慶源〉·卷59）東坡派人砍伐木材，修補庭宇，整治園圃，並將園北的舊城臺重新加以增葺整修以作為休憩的場所，由蘇轍將之命名為「超然臺」！東坡〈超然臺記〉載：

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卷11）

蘇轍〈超然臺賦·并敘〉亦云：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螟蝗，逐捕盜賊，廩卹饑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

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翬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為之賦以告曰。⁹

蘇轍此文，「詞理精確」、「體氣高妙」（〈書子由超然臺賦後〉·卷66），極獲東坡嘉賞！而蘇轍本人亦頗自負，〈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自矜新作〈超然賦〉，更擬蘭亭誦〈快哉〉。」¹⁰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清·趙翼《甌北詩話》對東坡曾有一段有趣的評論：「東坡所至好營造」、「東坡所至，必有營造，斯固其利物濟人之念，得為即為之，要亦好名之心，欲藉勝跡以傳於後。韓魏公作相州堂，歐陽公作平山堂，均此志也。」¹¹所言甚是！為了張大超然臺之名，好事的東坡還四處請人題詩作賦，蔚為一時盛事，如門人張耒為作〈超然臺賦〉，自注云：「蘇子瞻守密，作臺于圃，名以超然，命諸公賦之。予在東海，子瞻令貢父來命。」¹²舊黨大老文彥博也為作〈寄題密州超然臺〉：

苔侯之燕處，層臺踰十尋。俛鎮千乘國，前瞻九仙岑。勿作西州意，姑為東武吟。名教有靜樂，紛華無動心。憑高肆遠目，懷往散沖襟。琴觴興不淺，風月情更深。民被襦褲惠，境絕枹鼓音。欲識超然意，鵠原賦擲金。¹³

⁹ 見宋·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1版1刷），冊上，頁413~414。

¹⁰ 見《欒城集》，冊上，頁137。

¹¹ 見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12月，初版），冊中，頁1207~1208。

¹² 見宋·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7月，1版1刷），冊上，頁15。

¹³ 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8月，1版1刷），頁3473。

從最後一聯可以看出，東坡在向文彥博求詩之時，曾將蘇轍〈超然臺賦〉寄呈，也獲得文氏的讚賞。為了表示謝意，東坡作〈和潞公超然臺次韻〉：

我公厭富貴，常苦勳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為號吟。吟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嗟我本何人，麋鹿強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淺屢言深。囑公如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煩公揮橐金。（卷14）

知交文同亦從漢中洋州寄來一篇楚辭體的〈超然臺賦〉，¹⁴對東坡之內美外修尤多所稱美與懷思。文同是東坡的表兄，兩人「親厚無間」（〈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卷11），交誼非常深厚。文同擅畫墨竹，東坡曾向其學習，對其才藝非常讚美。此外，文同又「好作楚辭」（〈文與可琴銘〉·卷19、71），所作〈超然臺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書文與可超然臺賦後〉·卷66），讓東坡愛不釋手。其後，退居洛陽的司馬光亦為作〈超然臺寄子瞻學士〉，對東坡的心志情性與在密州的政績極為褒美：

使君仁智心，濟以忠義膽。嬰兒手自撫，猛虎鬚可攬。出牧為龔黃，廷議乃陵黯。萬鍾何所加，甌石何所減。用此始優游，當官免阿諂。曩時守高密，民安吏手斂。乘閒為小臺，節物得周覽。容膝常有餘，縱目皆不掩。山川遠布張，花卉近綴點。筵賓殼核旅，燕居兵衛儼。比之在陋巷，為樂亦何歎。可笑夸者愚，中天猶慘慘。¹⁵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提點京東刑獄李清臣行部至此，亦為作〈超然臺賦〉，東

¹⁴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9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初版），頁557。

¹⁵ 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9月，1版1刷），頁6222。

坡亦為之刻石。¹⁶然此賦不僅未增添超然臺的光彩，反而讓超然臺蒙羞。原本，東坡之所以如此大費周章，本意是為了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只可惜，「交情自古春雲薄」（〈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卷8），李清臣後來為名韁利鎖所掛牽，依權附勢，叛離正道，倡言紹述，與東坡漸行漸遠，終至方枘圓鑿，扞格不入，為東坡之交友留下一段憾事，清·趙翼《甌北詩話》載：「坡守密、徐二州時，與李邦直唱和甚多，謂邦直詩『如醇酒盎然，能起我病』，并比之清廟圭璋。然邦直後與鄧溫伯、章惇等銳意紹述，貶竄正人；東坡七年瘴海，推原禍始，實自邦直發之。」¹⁷這是當初東坡為超然臺廣徵詩文時未曾料想到

¹⁶ 李邦直所作《超然臺賦》今已亡佚，然東坡〈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云：「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為徹絃而聽鳴琴，卻酒而御芳茶，猶未離乎聲、味也。是故即世之所樂，而得超然，此古之達者所難，吾與子由其敢謂能爾矣乎？邦直之言，可謂善自持者矣，故刻於石以自儆云。」（卷66）

¹⁷ 見《清詩話續編》，冊中，頁1208。文中，「李邦直」誤作「王邦直」，當修正。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亦載：「蘇……子容薦李清臣。清臣一對，便說繼述事，蘇聞之駭然。出，蘇語李曰：『邦直將作好官！』」（台北：文津出版處，1986年12月，未著版次），冊8，頁3108。關於李清臣之立身行事及與東坡、蘇轍的關係，以宋·施元之、施宿、顧禧合注，鄭師因百、嚴一萍編校之《增補足本施願註蘇詩·答李邦直》題左註所載最詳細：「李邦直，名清臣，魏人也。七歲誦書日數千言，能戲為文章。韓忠獻公聞其名，妻以兒子。舉進士，應材識兼茂科，歐陽公壯其文，以比東坡。對策入等，名聲籍甚。入館閣，同知禮院，同韓絳使陝西，無功，出通判海州，還故官，提點京東刑獄。召為兩朝國史編修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拜吏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哲宗立，以資政殿學士出守三郡。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五年，人心已定。惟熙寧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丞相、劉莘老中書尤畏之，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子由為中丞，極論其非。後三省奏除邦直吏部尚書，范給事祖禹、姚正言皆言不當。命未下，又除蒲宗孟兵部尚書。子由時為右丞，言於宣仁曰：『前日除李清臣，給事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伯溫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今闕尚書四人已數年，何嘗闕事。若並用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數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宣仁曰：『信然！不如且靜，事遂已。』洎宣仁服藥中，三省又以為戶部尚書。哲宗親政，於元祐之政不能無疑，侍御史楊長傾險嗜進，逆窺上意，進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即以問畏以先朝事，『故臣孰可用者，朕皆不能盡知，可詳具姓名，密以聞。』畏即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各加題品，且密奏書萬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為宰相，上皆嘉納焉。邦直未至，除中書舍郎，鄧溫伯以兵部尚書知貢舉，除尚書左丞，即日出院。二人久不得志，邦直首以紹述逢上意，且多激怒之

的遺憾。

由於超然臺地點絕佳，視野遼闊，登臺縱目，遠近山光水色競奔眼前，因此東坡治理公務之餘，常忙裡偷閒，登臺眺望，遐思翩翩，〈超然臺記〉載：

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卷11）

熙寧九年春，東坡登臺西望，牽動鄉思，作〈望江南·超然臺作〉：

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超然臺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
寒食後，酒醒卻咨嗟。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
（卷1）

熙寧九年七月五日，東坡登臨超然臺，又作〈七月五日二首〉云：

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蕭條北窗下，長日誰與度。今年苦炎熱，草木困薰煮。況我早衰人，幽居氣如縷。秋來有佳興，秫稻已含露。還復此微吟，往和糟床注。（其一）

詞，溫伯和之。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為邪說，以扇惑群聽。子由入奏論之，不報，李鄴從而媒蘖，遂得罪。范忠宣去相位，邦直獨顯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章子厚入相，邦直又與之為異，以大學士知河南。然紹述朋黨之說，肇於此三人者，天下正人，幾無類，中原板蕩，蓋基於此。徽宗立，入為門下侍郎，出知大名府，年七十一薨。邦直蚤以詞藻受人主，為文簡重宏放，然志於利祿，謀國無公心，一意欲取宰相，故操持悖繆，竟不如願以死。後追治其罪，貶雷州司戶。邦直居高密時，以京東提刑行部至密也。東坡七年瘴海，僅得生還，推原厥本，實自邦直發之。」（台北：藝文印書館，1980年5月，初版），冊3，卷10，頁32~33。

何處覓新秋，蕭然北臺上。秋來未云幾，風日已清亮。雲間聳孤翠，林表浮遠漲。新棗漸堪撥，晚瓜猶可餉。西風送落日，萬竅含悽愴。念當急行樂，白髮不汝放。(其二·卷14)

此時，超然臺早已建成，然東坡在此詩中仍稱之為「北臺」。到了熙寧九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東坡與客共登超然臺飲酒賞月，作〈和魯人孔周翰題詩二首〉，并引：孔周翰嘗為仙源令，中秋夜以事留於東武官舍中。時陳君宗古、任君建中皆在郡。其後十七年中秋，周翰持節過郡，而二君已亡，感時懷舊，留詩於壁。又其後五年中秋，軾與客飲於超然臺上，聞周翰乞此郡。客有誦其詩者，乃次其韻二篇，以為他日一笑）：

壞壁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
(其一)

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宦遊如傳舍，揀枝驚鵲幾時眠。
(其二·卷14)

此詩作於熙寧九年八月十五日的中秋夜，而〈水調歌頭〉題序云：「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所謂「丙辰中秋」，即神宗熙寧九年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可見當夜東坡與客飲於超然臺上，先作〈和魯人孔周翰題詩二首〉，待「歡飲達旦，大醉」之後，又作〈水調歌頭〉。所以嚴格說來，〈和魯人孔周翰題詩二首〉的寫作時日是熙寧九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而〈水調歌頭〉的寫作時日已是熙寧九年八月十六日清晨，而寫作場所則同為密州超然臺。由於這些詩詞寫作地點約略相同，寫作時間前後相續，所以詩中的韻腳如「年」、「眠」，亦被用為詞之韻腳。此時，天災人禍不斷，新黨內鬥不休，呂惠卿叛王安石，王氏累疏乞退，即將再度去職，整個政局有了重大的變化，被迫離開中央朝廷

已近七年的蘇轍見情勢大有可為，準備上書神宗，自齊州進京言事，冒險奮力一博，希望能予新黨新政致命的一擊。¹⁸由於超然臺之名是蘇轍所取的，臺上刻有蘇轍的〈超然臺賦〉石刻，中秋節又是一個團圓的日子，東坡登樓西望，睹文思人，望月懷人，既為自己歸朝有望感到興奮，又為自己與蘇轍的安危禍福感到擔憂，所以「作〈水調歌頭〉以寄子由」，¹⁹抒發自己企盼歸朝的心願與憂慮，以及對蘇轍的懷念、憂思與祝禱。

不久，在熙寧九年十月的某個夜晚，東坡重登超然臺望月，又作〈江城子〉云：

前瞻馬耳九仙山。碧連天。晚雲閒。城上高臺，真箇是超然。莫使囪囪雲雨散，今夜裏，月嬋娟。小溪鷗鷺靜聯拳。去翩翩。點輕煙。人事淒涼，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處，垂柳下，矮槐前。（卷1）

此時，東坡即將去職，故詞裡充滿了依依離情。到了十二月，東坡在雪花翻飛中送章傳道，回望超然臺，作〈江城子·東武雪中送客〉云：「轉頭山上轉頭看。路漫漫。玉花翻。雲海光寬，何處是超然。」（卷1）在東坡的心中，超然臺儼然已是密州城的地標，是密州城的代表建築物。及東坡任滿離開密州後，對自己所營建的超然臺猶念念不忘，〈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云：「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奇絕。海風吹碎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闕。」（卷15）其後，東坡又將在密州所作之詩取名為《超然集》，他對超然臺確實有一種很特殊的感情。到了元豐八年九月，東坡自謫籍起復知登州，路過密州，密州太守霍翔特地在超然臺宴請東坡，讓他重溫往日情懷，〈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云：

¹⁸ 參見《樂城集·自齊州回論時事書·畫一狀附》，冊中，頁770~776。

¹⁹ 宋神宗熙寧十年，東坡在徐州作〈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題序回憶說云：「余去歲在東武，作〈水調歌頭〉以寄子由。」（卷1）

問今太守為誰歟，護羌充國鬢未斑。躬持牛酒勞行役，無復杞菊嘲寒慳。
超然置酒尋舊跡，尚有詩賦鏡堅頑。孤雲落日在馬耳，照耀金碧開煙鬟。
(卷 26)

十年過去了，可是舊日情景卻歷歷如在眼前。後來，密州人為了紀念東坡，還特地在超然臺舊址修建蘇公祠、慕賢亭，歷經元、明、清三代均有修葺。劉乃昌〈蘇軾在山東〉云：

蘇軾在山東雖然為時不長，但他同情人民、注重生產、關懷國事的精神，他「因法以便民」所採取的某些有益於地方的政治設施，畢竟不可抹煞。他在此期間所寫的富有社會內容和藝術魅力的作品，在蘇軾的創作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蘇軾離開山東之後，人們對他在密州、登州兩地的遺跡或碑刻，都珍重地加以保存，有的後代還續有整修或摹刻。為了紀念蘇軾，人們還在密州的超然臺舊址建立了蘇公祠，元、明、清各代都曾有葺修，明人還在蘇公祠前增修了慕賢亭，以供觀賞、休憩。這說明歷史上曾經有過某些貢獻的四川籍文學家蘇軾，在山東人民中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的。²⁰

超然臺已成為東坡在密州三年的具體表徵。

三、學李白把酒問月

東坡之〈水調歌頭〉一開頭就陡然問說：「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這種問天的寫作方式並非東坡首創，而是前有所承。前人俯思古今變遷，仰觀宇宙流轉，對於天地的起源與自然界的事物不免有所質疑，有所遐思，故楚·

²⁰ 見劉乃昌撰，《蘇軾文學論集·蘇軾在山東》（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4月，1版1刷），頁243。

屈原在〈天問〉中問說：「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是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²¹李白〈把酒問月〉亦云：「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²²這些都是東坡〈水調歌頭〉問天問月的前驅，因而清·劉體仁《七頌堂詞釋》云：「詞有與古詩同義者，……瓊樓玉宇，〈天問〉之遺也。」²³近人王水照更細加分析說「此用屈原之意，李白之語。」²⁴屈原的〈天問〉，作於被放逐之後，漢·王逸《楚辭章句》載：

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僂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²⁵

屈原題壁之說，雖未必可信，而失意憂憤之作，自無可疑，故太史公讀〈天問〉而「悲其志」。²⁶而李白之〈把酒問月〉作於唐玄宗天寶三載，此時雖仍待詔翰林，然受人妒忌，遭人讒謗，帝眷已衰，故李白已下定決心辭闕還山。由此看來，無論是屈原之問天，或是李白之問月，都是窮愁失意、抒愁寫悶之作。此後，「在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中，凡是對天發問的描寫，多屬作者對社會人生憂憤深廣的一種反映。作者往往希望通過探索宇宙的奧秘，來解釋社會人生

²¹ 見楚·屈原等撰，宋·洪興祖註，《楚辭補註》（台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3月，6版），頁149～151。

²² 見唐·李白撰，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12月，1版1刷），冊上，頁651。

²³ 見《詞話叢編》，冊1，頁617。

²⁴ 見王水照選注，《蘇軾選集》（台北：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年10月，初版），頁260。

²⁵ 見《楚辭補註》，頁145。

²⁶ 漢·司馬遷〈屈原賈生列傳〉載：「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見日·瀧川龜太郎編撰，《史記會注考證》（台北：龍泉書屋，1979年10月，未著版月次），頁991。

的種種疑問，消除心中的憤懣不平。」²⁷東坡之問月既源於他所尊崇之屈原、李白，彼此的情境也頗有相似之處，仕宦也同樣不如意，有志難伸，同樣遭人讒間構陷，遠離朝廷，則其發興無端的問月之舉自亦與李白、屈原有相通之處，決非無的放矢，無因而發，如華鍾彥〈論蘇軾〈水調歌頭〉〉亦云：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這是《楚辭·天問》的筆法。一開始就像屈原那樣，被放之後，彷徨山澤，見楚先王祠堂，圖畫天地山川靈怪，「呵而問之，以渫憤懣。」這「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是蘇軾與屈原所共有的基本感情。這樣向天問月的詞章，李白已有先例。他在〈把酒問月〉一詩說：「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同樣向天發問，以抒發抑鬱憤怨之情。作者要問天上幾時開始有月，並不是要求誰來解答，當時誰也不能解答，只是作者對人世間疑難不平的問題，提出一種追求真理的質問罷了。²⁸

可見，東坡之把酒問月，與李白的確有密切的關係。

李白與東坡皆來自四川，東坡對這位鄉賢非常景仰，崇敬之心常形之於詩文，如〈書黃子思詩集後〉云：「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卷 67，²⁹）東坡一生，敬愛李白之語，不絕於口，如〈與蔡景繁〉云：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卷 55）

²⁷ 見張福慶撰，《蘇軾詩詞名篇賞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1刷），頁184。

²⁸ 見華鍾彥撰，《東京夢華之館論稿》（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10月，1版1刷），頁140。

²⁹ 見清·王文誥撰，《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年8月，再版），冊6，頁3289。

〈書黃魯直詩後二首〉云：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卷 67）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云：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留，靡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瞋，作詩一笑君應聞。（卷 37）

關於此詩，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評說：

此題太白第一名句，公此詩亦頗自詡，可見其命意不凡矣。

此外，東坡稱美李白之零篇散句更不勝枚舉，如〈次韻張安道讀杜詩〉云：

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卷 6）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詩，憶與僕去歲會於彭門折花餽筍故事，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奉答，亦以戲公擇云〉：

當時謫仙人，逸韻謝封畛。詩成天一笑，萬象解寒窘。驚開小桃李，不待雷發軫。餘波尚涓滴，乞與居易、稹。（卷 19）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為淺陋。又偽作樂天詩稱美

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云：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
(卷 23)

〈和王旂二首〉云：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其一·卷 24)

〈次韻和王鞏〉云：

謫仙竄夜郎，子美耕東屯。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卷 27)

〈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君〉云：

我無謫仙句，待詔沉香亭。空騎內廐馬，天杖隨雲輶。(卷 28)

〈送張嘉州〉云：

峨眉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
(卷 32)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支〉：

欲就左慈求拄杖，便隨李白跨滄溟。(卷 37)

凡此，在在都可以看出東坡敬慕李白之心。李白因名氣高，成就大，前人都

敢和他的詩，東坡卻作〈和李太白〉（卷 23）相較論，清·紀昀譽說：「非東坡不敢和太白，妙於各出手眼，絕不規摹。」³⁰此外，東坡熟讀李白之詩文，在所作詩詞中常化用李白之語，甚至一字不改，借為己用，如〈送張嘉州〉云：「峨眉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卷 32）此聯乃李白〈峨眉山月歌〉成句，而此種寫法亦源於李白，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載：

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玄暉。」蓋「澄江淨如練」，即玄暉全句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至魯直則云：「憑誰說與謝玄暉，休道澄江淨如練。」³¹

又如〈過大庾嶺〉結云：「仙人拊我頂，結髮受長生。」（卷 38）此聯亦是李白〈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成句！³²正因

³⁰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台北：宏業書局，1969年6月，未著版次），頁四八一。

³¹ 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頁287。此書所載僅至「愈變愈工」，底下似有脫漏，今據宋·蔡正孫《詩林廣記》所引加以補足。見宋·蔡正孫撰，《詩林廣記》（台北：仁愛書局，1985年5月，未著版次），頁61。舊題宋·王十朋編撰，《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任居實注》亦有略似記載，然較《詩林廣記》簡略，見《四庫叢刊正編》冊4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11月，台1版），頁408。

³² 舊題宋·王十朋編撰，《東坡詩集註》載宋·趙彥材（次公）註云：「此二聯，乃李白流夜郎贈韋太守詩全語，先生用此，蓋有所感也。」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0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初版），頁14。「此二聯」為「此一聯」之誤，當訂正。清·翁方綱《石洲詩話》亦載：「〈送小本禪師歸法雲〉：『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過大庾嶺〉詩：『仙人拊我頂，結髮受長生。』皆全用少陵、太白詩句，在東坡自有擺脫之道，然後學正不可學也。」見《清詩話續編》，冊中，頁1415。李白流放夜郎，東坡賁竄嶺南，東坡覺得自己的情境與李白有近似之處，遂一字不改，借為己用。

為如此，所以前人常指出東坡詩神似李白、學習李白之處。³³尤有甚者，東坡甚至會把日常生活中的得意事物拿來與李白作一較量，如〈百步洪二首〉詩序云：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卷 17·³⁴）

正因東坡敬愛李白，模仿李白，學習李白，兩人的情境又有近似之處，所以東坡在長煙一空皓月千里的中秋夜，持酒遠眺，情思洶湧，遂自然而然學李白起

³³ 如宋·陳師道《後山詩話》評東坡詩云：「晚學李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見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初版），冊1，頁306。如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評東坡〈月夜與客飲杏花下〉云：「有太白之意。」頁384；評〈廬山二勝·開先漱玉亭〉云：「與三峽詩俱奇警，此近太白，彼近昌黎。」頁476；評〈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集雨，戲作此數句〉云：「源出太白，而運以己法，不襲其貌，故能各有千古。」頁782。清·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註》評「雲間與地上，待我兩友生」（〈和陶赴假江陵夜行〉·卷41）云：「二句暗用李太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意。」（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年3月，再版），頁732二；評「一枕清風直萬錢」（〈睡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卷45）云：「此翻用李太白〈襄陽行〉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意。」頁769。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評「終南太白橫翠微，自我不見心南飛」（〈二月十六日，與張、李二君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卷5）云：「起句似李太白。」冊3，頁1726；評「花開後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其二·卷11）云：「此聯從李太白『鳥歌後院，飛舞前簷』化出。」冊4，頁2047；評「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姿」（〈泛潁〉·卷34）云：「此句有李太白『至人貴藏輝』本領在，曉嵐以為趁韻，非也。」冊5，頁3122；評東坡〈虛飄飄〉（卷30）云：「短篇以三五七相間，李太白有此體，此但變末句耳。三詩行筆，皆用李法，其意自見，周紫芝以為樂府之餘者，非也。」冊5，頁2948。

³⁴ 《蘇軾文集·王定國詩集敘》又云：「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卷10）

拍設問：「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東坡此二語雖脫化自李白詩句，然盤空硬語，突兀飛至，奇警挺拔，更遒勁有力，明·王世貞《藝苑卮言》譽稱：「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快語也！」³⁵清·如冠九（山）〈都轉心庵詞序〉云：「『明月幾時有』，詞而仙者也。『吹皺一池春水』，詞而禪者也。仙不易學，而禪可學。」³⁶鄭文焯《大鶴山人詞話》亦云：「發端從太白仙心脫化，頓成奇逸之筆。」³⁷由於〈水調歌頭〉發端氣勢十足，所以能撐起全詞、引出底下許多內容而不墜。

四、東坡心繫朝政望月思君

（一）、東坡筆下之月常有所象徵

對李白來說，明月是他的朋友，是超凡脫俗、光明高潔的象徵，他常對月排遣愁悶，把自己的理想寄託在天邊的明月上。近人袁行霈在〈苦悶的寄託——談李白的〈月下獨酌〉〉一文裡，曾分析李白對明月的深厚情感：

李白從小就喜歡明月，〈古朗月行〉說：「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青雲端。」在幼小的李白的心靈裏，明月已經是光明皎潔的象徵了。他常常借明月寄託自己的理想，熱切地追求她。〈把酒問月〉一開頭就說：「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在〈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這首詩裡也說：「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他想攀明月，又想攬明月，都表現了他對於光明的嚮往。正因為他厭惡社會的黑暗與污濁，追求光明與純潔，所以才對明月寄託了那麼深厚的感情，以致連他的死也有傳

³⁵ 見《詞話叢編》，冊1，頁388。清·徐鉉《詞苑叢談》曾收錄王世貞此語，清·張德瀛《詞徵》遂誤以為是「徐鉉論蘇詞」之語，當訂正！見《詞話叢編》，冊5，頁4158。

³⁶ 清·江順詒《詞學集成·如冠九以禪喻詞》，見《詞話叢編》，冊4，頁3294。

³⁷ 見《詞話叢編》，冊5，頁4321。

說，說他是醉後入水中捉月而死的。³⁸

東坡也有類似的情懷。東坡對月一直有偏愛，在他筆下的天象中，月的次數遠超過其他天象的總和。在他心中，月，不是天體中冰冷的星球，而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具有與人交流情感、淨化人心的機能，如〈和李太白〉云：「寄臥虛寂堂，月明浸疏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卷23）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東坡筆下之月，常有所寄託，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如〈送芝上人遊廬山〉云：

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卷35）

〈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又云：

但願老師心似月，誰家甕裏不相逢。（卷45）

這是以月喻詩僧曇秀，而隨侍東坡嶺南的蘇過，對老父這種以月喻人的特殊手法亦心領神會，在所作〈送曇秀〉中，亦如法炮製，以月喻之：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猶能滿足慰東坡。
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閒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挂星河。
39

因而贏得了老父的歡心，贏得了老父的喝彩！〈書過送曇秀詩後〉云：「僕在廣陵作詩送曇秀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今曇秀復來惠州見余，

³⁸ 見袁行霈、劉逸生等撰，《古典詩詞名篇鑑賞集》（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12月，再版），頁65。

³⁹ 見宋·蘇過撰，《斜川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年10月，台2版），卷3，頁3。

余病，已絕不作詩。兒子過粗能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為書之，以滿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卷 68）

除了以月比擬有德之人之外，東坡又喜以月自比，如〈妒佳月〉云：

狂雲妒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污潔白。……毋煩風伯來，彼也易滅沒。支頤少待之，寒空淨無跡。粲粲黃金盤，獨照一天碧。（卷 4）

〈謝蘇自之惠酒〉云：

我今不飲非不飲，心月皎皎常孤圓。（卷 5）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和二首〉云：

我今心似一潭月，君已身如萬斛舟。（其二·卷 33）

〈丙子重九二首〉：

今年吁惡歲，僵仆如亂麻。此會我雖健，狂風捲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掛天涯。（其一·卷 40）

〈慈湖峽阻風五首〉云：

暴雨過雲聊一快，未妨明月卻當空。（其四·卷 37）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卷 43)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云：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
滿江不滿。(卷 44)

〈次韻江晦叔二首〉云：

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其二·卷 45)

這些都是東坡以明月自比的例子，這種特殊的寫作習慣，從青年延伸至暮年，從未改變，是東坡詩中的一個特色。而前人對東坡此種寫作習慣亦有所體會，如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載：「『更無柳絮隨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之心。」⁴⁰「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⁴¹清·王文誥亦評「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云：「問章惇也，公自謂也。」⁴¹凡此，都足以看出東坡筆下的月，除了是天體中的星球之外，往往還另有別的象徵意義。

(二)、望月懷思宋神宗

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曾以月之明晦圓缺喻朝政之興衰盛亂，如安旗評李白〈古朗月行〉云：

此詩蓋以月喻朝政。前八句比喻開元前期。彼時開元之治方興未艾，在

⁴⁰ 見《四部叢刊續編》冊 25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 6 月，台 2 版)，頁 1256。

⁴¹ 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冊 6，頁 3588。

白心目中正如朗月在兒童心目中然。後八句比喻天寶後期。蟾蜍，指楊國忠、安祿山、楊玉環之流，此輩昏蔽其君、紊亂朝政，猶如蟾蜍之蝕月。「大明」句，以月之已殘喻朝政之日衰。⁴²

而東坡也有以明月比擬君王的例子。蓋專制時代之帝王，其地位如白晝之日，黑夜之月，日月經天，普照萬物，故東坡在奏呈皇帝的表狀中常日月並稱，如〈徐州謝上表〉云：

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卷 23）

〈乞常州居住表〉云：

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卷 23）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云：

備員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其二·卷 23）

〈謝賜御書詩表〉云：

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卷 23）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云：

晚親日月之光，常恐餅蠶之溢。（其二·卷 23）

⁴² 見安旗撰，《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冊中，頁 1098。

〈杭州謝上表〉云：

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
(其二·卷23)

〈杭州謝放罪表〉云：

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眾言。(其一·卷23)

〈賀正表〉云：

恭惟皇帝陛下，肇修人紀，祇畏天明。日月運行，物被無私之照。(其一·卷24)

〈代滕達道景靈宮奉安表〉云：

祖考來格，燦然日月之明。(卷24)

這些都是東坡在奏表中以明月比擬君王的例子，於詞則〈西江月·黃州中秋〉亦云：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然北望。
(卷1)

東坡因內心皎潔，所以特別喜歡明月當空，萬里無雲的景象，〈題合江樓〉云：

「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卷 71）東坡作〈西江月〉時，正因作詩諷諫，遭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構陷下獄，貶竄黃州。這些小人興風作浪，混淆是非，一手遮天，讒間神宗，正如同浮雲遮蔽明月一般，故稱：「月明多被雲妨」，意象極鮮明，譬喻極妥貼，其意與〈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浮雲蔽白日」⁴³、白〈登金陵鳳凰臺〉：「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⁴⁴相同！宋·楊湜《古今詞話》亦稱：「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⁴⁵可見，宋人對東坡心繫朝政，望月思君，以明月喻明君的寫作手法早有體會！而〈水調歌頭〉之「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所採用的正是同樣的手法。此處之明月，除了字面上所實指的中秋皓月之外，另外亦用以隱喻聖明的國君。宋神宗是一個「求治真主」，⁴⁶「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勵精圖治，將大有為……奮然將雪數世之恥」，⁴⁷宋·司馬光〈應詔言朝政闕失事狀〉曾譽說：「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

⁴³ 見隋樹森編撰，《古詩十九首集釋》（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3月，重印），卷2，頁2。

⁴⁴ 見《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冊上，頁806。

⁴⁵ 見《詞話叢編》，冊1，頁30。宋·胡仔以為此詞作於杭州，《苕溪漁隱叢話·後集·長短句》載：「《聚蘭集》載此詞，注曰：『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疑是在錢塘作，時子由為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頁321。所言未確，故曹樹銘辨說：「考子由自熙寧三年二月出任睢陽幕客，於熙寧六年九月改任齊州掌書記。如依漁隱之意，此詞當作於杭州通守任內。惟此時東坡位雖通守，並無貶謫之意。此數年內詞作之意境，與此詞上下片兩起句之意境迥不相侔。反之，唯有東坡在黃州之心情，方與此詞之意境相合。基於以上之分析，故本人斷定此詞作於黃州，與子由無涉。」見《蘇東坡詞》，冊上，頁213。石聲淮、唐玲玲《東坡樂府編年箋注》亦云：「按：詞末『北望』的意思是從黃州望汴京，此詞應是黃州之作。」頁161。

⁴⁶ 見明·李贄撰，《藏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6月，初版），冊上，頁134。

⁴⁷ 見元·脫脫等撰，《宋史·神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11月，3版），冊2，頁314。

精求治，恥為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⁴⁸然因宋神宗求治之心過於殷切，操之過急，措施失當，寵信王安石，厲行變法，「青苗、保甲、均輸、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騷動，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⁴⁹正因為如此，所以東坡衷心希望宋神宗能「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改過不吝，從善如流。」（〈上神宗皇帝書〉·卷25）早日摒棄新政，激濁揚清，舉善彈違，解民倒懸，成為一個皎如皓月、明燭幽微的明君；否則，「小人招權」（〈再上皇帝書〉·卷25），雍塞賢路，慢上殘下，怨聲載道，將成為浮雲翳月、烏天黑地的昏君！清·黃蓼園《蓼園詞評》云：「按通首只是詠月耳。前闕，是見月思君，……忠愛之思，令人玩味不盡。」⁵⁰前述東坡筆下之月，常有所寄託，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所以黃氏這種說法並非無中生有，憑空臆造，它完全是合於東坡特有的寫作習慣的， 伯元師〈東坡欲乘甚麼風〉亦贊同這種說法：

黃蓼園的《蓼園詞選》說前闕是見月思君，一點都不錯。而在月上，按置一個「明」字，這就有畫龍點睛的效果了。蘇軾歷試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仁宗朝，當他應極言直諫科的考試時，仁宗看到蘇軾兄弟的試卷，回到後宮，曾向后妃說過，為後世子孫得到兩個宰相人才，可見他是如何地受到仁宗皇帝的器重了。在英宗朝，他從鳳翔府剛調回汴京的時候，英宗皇帝久聞他的文名，就破格把他這個小小的八品大理寺評事，升格為四品的中書舍人知制誥，這是何等的禮遇。雖然由於宰相的反對而作罷，他內心是如何感激皇帝的寵遇啊！蘇軾本人也頗自負，很想貢獻自己的才智，為國家作出一番事業。「致君堯舜，此事何難。」正是他對自己的期許。現在呢？整整六年仍迴翔在地方上的小官，未見

⁴⁸ 宋·司馬光〈應詔言朝政闕失事狀〉，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28（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8月，1版1刷），頁183。

⁴⁹ 見《宋史·神宗本紀》，冊2，頁314。

⁵⁰ 見《詞話叢編》，冊4，頁3069。

召用。所以「明月幾時有？」這麼一問，排空直入，筆力奇崛，正寫出了他「奮厲有當世志」，卻又被投閒置散的怫鬱心理。這個明月不正是他欲問的明君嗎！⁵¹

東坡愛月，更喜歡素淨、明亮、無雲之月，〈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云：「華燈闕艱歲，冷月挂空府。……今宵掃雲陣，極目淨天宇。」（卷 33）〈續辯才詩二句〉云：「天愛禪心圓且潔，故添明月伴清光。」（卷 48）所謂月到中秋分外明，古人認為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以中秋夜前後數日，月亮最圓最大，月色最明亮，故唐·釋栖白〈八月十五夜玩月〉云：

尋常三五夜，不是不嬋娟。及至中秋滿，還勝別夜圓。⁵²

宋·韓琦〈中秋月二首〉云：

月滿中秋夜，人人惜最明。⁵³

宋·晁端禮〈南歌子〉云：

月到中秋夜，還勝別夜圓。⁵⁴

這種說法，以今日科學眼光來看，是合於事實的，如陸家驥《中秋》載：

仲秋望日，是月亮與太陽經過秋分點最靠近的一個滿月天，也便是秋分

⁵¹ 見《青年日報·副刊·藝林漫步》，1990年10月2日，第14版。

⁵² 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12月，未著版次），冊12，頁9276。

⁵³ 見《全宋詩》，冊6，頁4000。

⁵⁴ 見唐圭璋編，《全宋詞》（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4月，再版），冊1，頁437。

前後，月亮最圓的時刻。當時，太陽照射線正好與赤道垂直，不偏不倚，乃是南北半球晝夜均分的時際。月亮在黃昏時已經出現。雲淡風輕，氣候高爽，月亮光度，既沒有受到上昇塵埃飛灰的遮掩，太陽與月亮之間，直線相對，自然在返照到大地時，顯得格外光潔明亮，又是正圓了！基於此一理由，這才選定中秋夜晚來拜祭月神，形成中秋節的濫觴。何況，在此時際，就我國的地勢方位言之，從北方大陸吹來的乾冷氣流，迫使夏日以來迴旋在我國大部分地區上空的暖、濕氣團向南退走。這時，空中的雲層霧氣顯著減少，加上氣溫的逐漸降低，空氣的上下對流現象漸趨穩定，現象減弱，很難升起，其所出現的「碧空如洗」，月光皎潔景致，為當時的勢態的推演所形成。因此，月到中秋分外明乃是事實，並非裝點之辭了。⁵⁵

前不久，東坡在密州曾以「明主」稱呼宋神宗，〈次韻章傳道喜雨〉云：「庶將積潤掃遺孽，收拾豐歲還明主。」（卷13）此際萬里無雲，明月當空，東坡望月思君，又以明月比擬宋神宗，希望他至明至察，不要被小人所蔽，不要被浮雲所翳，如同「彌月載臨，普天同慶。」（〈杭州和興龍節表〉·卷24）這是東坡的祝禱，也是他對神宗的深切寄望與期待，今人繆鉞曾分析東坡在密州作〈水調歌頭〉的心情說：「既是念君，而又不免怨君，既求知，而又怨其不知。」⁵⁶繆氏一語道出了東坡在密州望月的複雜心情！

五、以天上宮闕、瓊樓玉宇象徵朝廷宮闕

東坡在把酒問月之後，緊接著，又再進一步提問：「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此二句在宋朝時已引起爭議、討論。成書於南宋初年之傅幹《注坡

⁵⁵ 見陸家驥撰，《中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9月，初版），頁157～158。

⁵⁶ 見繆鉞、葉嘉瑩撰，《詞學古今談·唐宋詞中「感士不遇」心情初探》（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2年10月，初版），頁201。

詞》，是現存成書最早的東坡詞集，也是第一部蘇詞箋注本，其書於「今夕是何年」之下注說：「今夕何夕歲云徂」，⁵⁷傅幹以杜甫〈今夕〉中的詩句注詞，想不到卻招來宋·洪邁嚴厲的批評，《容齋續筆·注書難》載：「紹興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詞》，鏤板錢塘，至於『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⁵⁸洪氏雖自負博學，譏刺他人，然其說亦頗疑誤，龍沐勛《東坡樂府箋·後記》首先發現他的第一個錯誤：

案《直齋書錄解題》：「《注坡詞》二卷，僊谿傅幹撰。」今所見鈔本則為十二卷，卷首有竹溪山人傅共序，稱幹字子立，為其族子。考元人黃真仲《重訂僊谿志》，共，傳權子，紹興二年張九成榜特奏名。洪邁《容齋隨筆》則言，紹興中有傅洪秀才，注蘇詞版行，頗譏其純謬，疑其書即此本。殆以卷首有共序，共字洪甫，牽涉而率詆之歟。⁵⁹

傅幹是《注坡詞》的箋注者，而傅共，字洪甫，乃作序者，誤將「序作者與箋注者訛混，是洪邁不應有的疏忽！」⁶⁰此外，洪邁認為《周秦行紀》是東坡「今夕是何年」的唯一出處，其說亦值得商榷。因為，不論《周秦行紀》是唐·牛僧孺所作，或是唐·韋瓘所偽託，⁶¹在他們兩人之前，中唐詩人戴叔倫〈二靈

⁵⁷ 見宋·傅幹注，劉尚榮校證，《傅幹注坡詞》（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7月，1版1刷），頁31。

⁵⁸ 見宋·洪邁撰，《容齋隨筆·容齋續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1版2刷），冊上，卷15，頁4~5。

⁵⁹ 見《東坡樂府箋》，頁389。

⁶⁰ 劉尚榮〈注坡詞考辨〉，見《傅幹注坡詞》，頁3。

⁶¹ 關於《周秦行紀》，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題「牛僧孺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5月，再版），冊5，頁4018。類此之說頗多，然宋·張洎《賈氏談錄》載：「牛奇章初與李衛公相善，嘗因飲會，僧孺戲曰：『綺紈子何預斯坐。』」衛公銜之。後衛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譴逐。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門人韋瓘所撰。開成中曾為憲司所覆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也。』事遂寢。」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頁130。宋·趙希弁編《郡齋讀書後志·小說類》亦載：「唐·牛僧孺自敘所遇異

寺守歲》已云：「已悟化城非樂界，不知今夕是何年。」⁶²而在牛、韋二人之後，呂巖〈憶江南〉亦云「沉醉處，縹渺玉京山。唱徹步虛清燕罷，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⁶³這些都是東坡詞所本，彼此之字句、意境都相同，洪邁之言，「未免獵奇」，⁶⁴今人頗加駁正。

前人傳說，在天上月亮中有一美麗的宮殿，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載：「翟天師名乾祐，陝中人。……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樓殿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⁶⁵舊題唐·柳宗元撰，《龍城錄·明皇夢遊廣寒宮》亦載：「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王城崔峨，但聞清香靄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人乘雲駕鶴往來，若游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笑舞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⁶⁶這就是古人心中的月宮景觀，瑤宮瓊闕，金碧輝煌，美輪美奐，

事。賈黃中以為韋瓘所撰。瓘，李德裕門人，以此誣僧孺。」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7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 10 月，初版），頁 395。王夢鷗先生〈周秦行紀敘錄〉、〈牛羊日曆及其相關的作品與作家辨〉也認為是韋瓘所偽託，參見《唐人小說校釋》（台北：正中書局，1988 年 11 月，台初版 2 刷），頁 233 ~ 234，頁 249 ~ 283。

⁶² 見《全唐詩》，冊 5，頁 3094。

⁶³ 見《全唐詩》，冊 12，頁 10168。

⁶⁴ 參見劉尚榮《傅幹注坡詞·注坡詞考辨》，頁 11。王水照《蘇軾選集》，頁 260。

⁶⁵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4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6 月，初版），頁 655。

⁶⁶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7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6 月，初版），頁 284。宋·周密《癸辛雜識·游月宮》亦載：「明皇游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4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6 月，初版），頁 17~18。

令人神往。所謂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宮，所以前人常以「天上宮闕」稱美天子所在的朝廷宮闕，如《宋書·桂陽王劉休范傳》云：

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溫清奉，齊心庶事。⁶⁷

北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凝玄寺》云：

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三年二月，始還天闕。⁶⁸

南朝陳·徐陵〈勸進梁元帝表〉云：

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⁶⁹

唐·韓愈〈贈刑部馬侍郎〉亦云：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70

而以九重天闕託喻人間帝王朝廷更是東坡常用的手法，前人對此早有認知，⁷¹

⁶⁷ 見南朝梁·沈約撰，《宋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6月，初版），冊3，頁2050。

⁶⁸ 北魏·楊銜之撰，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台北：正文書局，1982年9月，初版），頁216。

⁶⁹ 見南朝陳·徐陵撰，《徐孝穆集箋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6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初版），頁807。

⁷⁰ 見唐·韓愈撰，錢仲聯編，《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1月，初版），冊下，頁1033。

⁷¹ 如《蘇軾詩集·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載：「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卷22）宋·陸游《陸放翁全集·施司諫註東坡詩序》釋說：「昔祖宗以三館

本文在底下也將有所舉證。〈水調歌頭〉起拍之明月既暗喻君王，則底下之「天上宮闕」、「瓊樓玉宇」，除指傳說中的月中宮殿之外，當然也就是暗指大宋朝廷宮闕了。這種託喻既合理，又貼切，相當有一致性。由於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讒邪害公正，浮雲翳明月，所以東坡自熙寧四年被迫離京之後，倅杭、守密，至今已逾五年，一直都沒有重返朝廷的機會，無法與聞朝政，貢獻所學，「致君堯舜」（〈沁園春〉·卷1），故〈密州到任謝執政啟〉云：「如軾者，天與愚忠，家傳朴學。議論止於汙俗，交遊謂之陳人。出佐郡條，荐更歲籥。雖僅脫網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卷46）〈密州謝上表〉更歎稱：「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卷23）〈水調歌頭〉中的「天上宮闕」，正是暗指〈密州謝上表〉中的「闕庭」，兩相對照，東坡之情更加顯明，陳師伯元〈東坡欲乘甚麼風〉亦云：

牛僧孺〈周秦行紀〉：「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蘇軾把它轉化為詞，正是緊承著「明月幾時有」的提問，進一層問天上是何年？詞是意內言外的，言於外的「天上宮闕」，正是他意之內的「朝廷宮闕」，所以有「今夕是何年」這麼一問。蘇軾自離闕廷，已整整六年流落在外，不見內調。這麼久了，朝廷知道不知道呢？如果給他機會，調回內廷，就可發揮他的抱負「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了。這種強烈地獻身國家的意識，在他少年讀〈范滂傳〉「攬轡登車，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早就已經孕育出來了。當然會存

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墀舊朝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之詩也。」（台北：世界書局，1980年1月，3版），冊上，頁83。清·查慎行非常肯定陸游這種說法，《蘇詩補註》評說：「此假為此句註腳，確不可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10月，初版），卷22，頁2。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亦云：「公後以追憶罷制科取士，再作〈王中甫哀辭〉云：『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其押『痕』字，與此詩用意一轍，可為陸說之證。」冊5，頁2573。

在他的胸臆，隨時湧現出來。真可說得上筆勢夭矯迴折，跌宕生姿了。

72

經由 伯元師的闡說，東坡的寄意更加顯明。東坡之〈水調歌頭〉，除了以「天上宮闕」象徵朝廷宮闕之外，其下「瓊樓玉宇」的用法亦相同，下節對此將有所申述。

六、東坡乘風奔月的兩種類型與象徵意義

在宋朝，東坡素有「謫仙」之稱，如宋·黃庭堅〈避暑李氏園二首〉云：

荷氣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回。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

73

於是在「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提問之後，東坡逸興遄飛，遐思翩翩，便欲乘著想像的翅膀，隨風飛上月宮：「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前述，東坡筆下的明月常是理想的象徵，而乘風飛月正象徵著他對理想的追求，所以在其作品裡常會出現乘風奔月之思。張夢機先生〈東坡的生命形態〉曾說：「他的曠達，一方面是消極而非進取的；一方面又是入世而非出塵的，思想中似乎充滿了儒道之間的矛盾。」⁷⁴所言甚是！隨著東坡仕宦際遇吉凶休咎的變化，儒家用世與道家出世之心如一體之兩面，此消彼長，爾增我減，忽隱忽顯，於是東坡乘風飛月的詩詞也就分為截然不同的兩類，各自象徵著東坡不同時期、不同層次的理想境界與生命形態。

⁷² 見《青年日報·副刊·藝林漫步》，1990年10月2日，第14版。

⁷³ 見宋·黃庭堅撰，宋·任淵、史容、史溫注，《山谷詩內外集注·避暑李氏園二首·其二》（台北：學海出版社，1979年10月，初版），頁1944~1945。

⁷⁴ 參見張夢機撰，《鷗波詩話》（台北：漢光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11月，再版），頁32~35。

(一)、出世型之乘風奔月

東坡身懷儒家濟世之志，欲「致君堯舜」(《沁園春》·卷1)，尊主澤民，建立功業，「主恩未報恥歸田」(《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卷22)，然仕途坎坷，黨爭不斷，紛紛擾擾，動輒得咎，老莊的思想因而伴隨增長，出世型的乘風奔月之思也隨之產生。此時，東坡建立功業經世濟民的理想遭到挫折，對現實世界感到失望不滿，遂以潔淨美麗、祥和無爭的月中世界作為心靈的烏托邦與理想國，乘風飛月象徵東坡厭倦塵世的紛擾爭鬥，渴望追求另一個世外桃源，這是東坡出世之心的呈現，如元豐五年八月在黃州作〈念奴嬌·中秋〉云：

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雲無留跡。桂魄飛來光射處，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煙樹歷歷。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風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翻然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裡，一聲吹斷橫笛。(卷2)

此時，東坡因烏臺詩案被譴竄黃州，索寞孤獨，驚悸憤恨，自稱「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謝量移汝州表》·卷23)對豺狼當道、紛爭不已的人世非常厭惡，常感歎「人生真局促」(《寄周安孺茶》·卷22)、「人間擾擾真螻蟻」(《次韻徐仲車》·卷35)，極想脫身而去，〈臨江仙·夜歸臨臯〉云：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卷2)

關於此詞的背後，有一段本事，宋·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載：

子瞻在黃州……，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

與客大飲數過而散。翼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詞，挂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⁷⁵

不過，此時之東坡以罪人之身，被限制活動，不得擅離州境，其地位恍如被軟禁的囚犯，根本不可能真正駕舟而去。雖然如此，但奸小只能禁錮東坡之肉體、身軀，卻無法禁閉東坡渴望自由、解脫的心靈，他想像自己來自天上，來自潔淨美麗的月宮，能乘風高舉，神遊瓊樓玉宇。在〈念奴嬌·中秋〉詞裡，月中的樓臺屋宇美輪美奐，晶瑩如玉，水光山色，煙樹歷歷，美景如畫，仙人們乘鸞駕鳳，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飛來飛去，這便是東坡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潔淨、美麗、祥和，讓無法從紛擾人世超脫的東坡羨慕不已。由此來看，東坡在黃州之乘風奔月，其意義可說與「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相似，是他由窄轉寬、以心役形、以精神擺脫現實的一種手段，是他反抗政治迫害、追求安寧、忘卻營營的象徵，因而在作品裏對月宮的美麗祥和特別著墨，以便建立自己的烏托邦與理想國，提供心靈休憩療養的美好天地。東坡此類之乘風飛月，可說是東坡出世之心的一種呈現。

（二）、入世型之乘風奔月

東坡一生宦途不如意，或外放守郡，或被貶謫在外，「身行萬里半天下」（〈龜山〉·卷6）。雖然，有時候，東坡不免感到失望、挫折，但基本上他仍然關懷政事，心繫朝廷，故〈徐州謝上表〉自稱「遠不忘君」（卷23），在黃州作〈與王定國〉更云：

杜子美在困窮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定

⁷⁵ 見宋·葉夢得撰，《石林避暑錄話》（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9月，1版1刷），卷2，頁5。可注意的是，東坡〈臨江仙·夜歸臨皋〉云：「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明言飲於雪堂，葉氏所稱「與數客飲江上」，似未確。

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咎之語，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嘗庶幾彷彿於此也。(卷52)

其後，東坡再貶惠州與昌化，於宋徽宗元符三年十二月，自海南北歸，即將過嶺，作〈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猶稱：「回首天涯一惆悵，卻登梅嶺望楓宸。」(其一·卷44)所謂「楓宸」，指的是天子的殿廷，此時東坡已是六十五歲的衰弱老翁，距死亡之日僅七個多月，但他對朝廷仍眷戀不忘，東坡忠愛之思與入世之心由此可見！故宋孝宗〈蘇文忠公贈太師制〉譽說：

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迺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⁷⁶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出世型乘風奔月之外，在東坡之作品裏又有一種入世型之乘風奔月，這是其生命的另一種形態，呈現出積極進取的傾向。

在入世型乘風奔月的作品裡，由於不以寧靜、美麗、自由的月中世界作為心靈的避難所，所以對月中的一切景物都著墨不多，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什麼描繪。僅以最單純、最具代表性的月中宮闕比擬朝廷宮闕，以乘風飛月象徵企盼歸返朝廷，發揮長才，經邦濟世，這是東坡用世之心的呈現！熙寧九年中秋夜作於密州之〈水調歌頭〉正是此類的代表作。在詞中，坡把酒問月，心凝神釋，便欲高舉遠引，躡風飛月：「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此處「瓊樓玉宇」，正同於前拍之「天上宮闕」，都是以傳說中的月中宮闕比擬朝廷宮闕，以乘風飛月象徵企盼歸返朝廷，前引《坡仙集外紀》云：「神宗讀至『瓊樓玉宇』二句，乃歎云：『蘇軾終是愛君！』即量移汝州。」清·金應珪〈詞選後序〉亦云：「瓊樓玉宇，天子識其忠言。」⁷⁷此事雖未必真實，但

⁷⁶ 見宋·蘇軾撰，宋·朗晔選注，龐石帚校訂，《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台北：世界書局，1975年1月，再版)，冊上，頁1

⁷⁷ 見《詞話叢編·張惠言論詞·附錄》，冊2，頁1618。

卻顯示出前人對東坡以乘風飛月象徵企盼歸返朝廷的寄意確有所體會！因為用天上之瓊樓、玉宇類比人世華麗的皇宮帝闕本是前人慣用的手法，如唐·李華〈含元殿賦〉云：「玉宇璇階，雲門露闕。」⁷⁸宋·柳永讚美帝王、歌頌昇平之〈醉蓬萊〉云：

漸亭皋葉下，隴首雲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蔥蔥佳氣。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⁷⁹

宋·梅堯臣〈依韻和宋次道紫宸早謁〉云：

陸生聲譽在雲間，來預簪裾謁帝顏。冠劍有容夔與□，文章全盛馬兼班。耽耽玉宇龍纏棟，藹藹金鋪獸齧環。卻出常衙殿前過，戟衣風動自相攀。
80

而以月中宮殿比擬汴京的帝王宮殿更是東坡兄弟常用的手法，如蘇轍〈去年冬，轍以起居郎入侍邇英，講不逾時，遷中書舍人，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

⁷⁸ 宋·姚鉉編《唐文粹》，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4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12 月，初版），頁 12。

⁷⁹ 見《全宋詞》，冊 1，頁 29。關於柳永〈醉蓬萊〉的寫作背景，前人頗有載述，如宋·陳師道《後山詩話》載：「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散口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見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1 月，初版），冊 1，頁 311。然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後集·長短句》卻引《藝苑雌黃》云：「皇祐中，老人星現，永應制撰詞，意望厚恩，無何始用『漸』字，終篇用『太液波翻』之語，其間『宸游鳳輦何處』，與仁廟挽詞闇合，遂致忤旨，士大夫惜之。」頁 319。以上二說，雖不知何者為真，然柳永〈醉蓬萊〉是讚美帝王、歌頌功德之作卻無可疑。

⁸⁰ 見宋·梅堯臣撰，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編年校注》（台北：源流出版社，1983 年 4 月，初版），冊下，頁 1044。

與日俱遠，追記當時所見作四絕句，呈同省諸公）亦云：

適英肅肅曉霜清，玉宇時聞槁葉零。風過都城吹廣內，萬人笑語落中庭。
（其一⁸¹）

而東坡〈書夢中靴銘〉則云：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忘之，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直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卷66）

宋·朱彧《萍州可談》亦載：

東坡自云：嘗夢至帝所，見侍女月娥仙，為作裙帶詩，其詞曰：「百疊漪漪水皺，六銖雲輕，直立廣寒深殿，風來環珮微聲。」⁸²

到了元祐二年四月，東坡以翰林學士知制誥之尊，與眾官隨侍宋哲宗至景靈宮，作〈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又云：

入仗魂驚愧草萊，一聲清蹕九門開。暉暉日傍金輿轉，習習風從玉宇來。
（其二·卷28）

⁸¹ 見《樂城集》，冊上，頁360。

⁸² 宋·朱彧《萍州可談》，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頁284。

此處之「玉宇」、「含風廣殿」，正同於〈水調歌頭〉之「天上宮闕」與「瓊樓玉宇」，都是宋代帝闕的代稱。其後，東坡晚年在惠州作〈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又云：

曲肱薤簟有佳處，夢覺瓊樓空斷魂。（卷 39）

此時，東坡遠竄嶺南，「曲肱薤簟有佳處」，指的是眼前謫居生活雖然清苦，只能在薤葉簟上曲肱而臥，但能免掉政治鬥爭，倒也別有動人之處；相反地，元祐年間雖榮華富貴，但紛爭不斷，心緒難安，故稱「夢覺瓊樓空斷魂」！此處「瓊樓」的用法，與〈水調歌頭〉之「瓊樓玉宇」相同，都是用以象徵朝廷，故宋·李氏註說：「先生有詞云：『祇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亦同此意。」⁸³此外，北宋汴京御苑的石洞也以「玉宇」命名，宋·蔡京〈太清樓侍宴記〉載：

東西廡各有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瑤林，北洞曰玉宇。⁸⁴

這些都是東坡以瓊樓、玉宇比擬朝廷宮闕，以乘風飛月象徵歸返朝廷的依據與旁證！底下，我們將進一步加以證明。

⁸³ 見《蘇文忠公詩合註》，頁 696。《四庫全書》本《東坡詩集註·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未見此段文字，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9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9 月，初版），頁 122。《四庫叢刊正編》本之《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則未收此詩。

⁸⁴ 見宋·莊綽撰，《雞肋篇》（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9 月，1 版 1 刷），卷中，頁 16。宋·無名氏撰，曹濟平校點，《宣和遺事》亦載：「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巖巖峻立，奇花異木，扶疏茂密。」見《宋元平話四種·大宋宣和遺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 3 月，1 版 1 刷），頁 18。

1、從東坡倅杭時的企盼歸朝之心看其奔月之思

宋神宗熙寧二年，東坡守完父喪，還朝註官。此時，朝局已變，宋神宗寵信王安石，新法正如火如荼地推行。東坡論政與之不合，被排擠出京，通判杭州。在通判杭州的期間，東坡寄情山水，有許多不滿時政的牢騷語，如〈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云：「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其二·卷6）但東坡對於國事終究是關心的，知交文同作〈再和（依韻和子瞻遊孤山）〉云：

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胡為放浪檢束外，日與隱者相招呼。

85

蘇頌作〈次韻蘇子瞻學士臘日遊西湖〉云：

臘日不飲獨遊湖，如此清尚他人無。唱酬佳句如連珠，沉復同好相應呼。君嘗聽事嗟罪孥，雖在樂國猶寡娛。是社稷臣魯顛臾，直道自任心不紆。

86

而蘇轍〈癸丑二月重到汝陰寄子瞻二首〉亦云：

憶赴錢塘九月秋，同來潁尾一扁舟。退居尚有三師在，好事須為十日留。傾瀉向人懷抱盡，忠誠為國始終憂。⁸⁷

⁸⁵ 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7月，1版1刷），頁5461。

⁸⁶ 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1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7月，1版1刷），頁6330。

⁸⁷ 見《樂城集》，冊上，頁102。

這些詩語，都說出了東坡身在杭州心繫朝政的真實情志。由於憂國憂民，難忘國事，所以東坡本人此時也曾委婉表達想要歸返朝廷的心願，如〈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云：

上苑天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厭從年少追新賞，閑對宮花識舊香。
欲贈佳人非泛洩，好紉幽佩弔沉湘。鶴林神女無消息，為問何年返帝鄉。
（卷 11）

東坡通判杭州時的企盼歸朝之心在這首詩裡表露無遺。然而，因此詩「寓興深微，置之《玉溪生集》中，不可復辨。」⁸⁸後人未曾深入分析，所以不免有錯誤的解釋，⁸⁹今詳加析論，以便對東坡被排擠出京後的歸朝之思能有深一層的認知。

唐順宗「永貞革新」失敗後，王叔文被賜死，劉禹錫也被外放為連州刺史，不久又被貶為朗州司馬。九年後，劉氏奉召回長安，見以武員衡為首的新貴充斥朝廷，遂作〈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加以譏刺：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90

詩中以玄都觀中燦爛奪目的桃花比擬朝中新貴，以絡繹不絕的看花者比擬攀龍附驥趨炎附勢之徒，因「語涉譏刺，執政不悅。」⁹¹劉禹錫因而再被貶到更

⁸⁸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頁 259。

⁸⁹ 如林語堂將此詩曲解成「暗示他和堂妹不尋常的交情」，見《蘇東坡傳》（台北：遠景出版公司，1986年4月，8版），頁 162。

⁹⁰ 見唐·劉禹錫撰，《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1版1刷），冊中，頁 702。

⁹¹ 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劉禹錫傳》（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10月，初版），冊 5，頁 421。唐·孟棻《本事詩》亦載：「劉尚書自屯田員外郎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

荒遠的播州，其後因母老，改連州。十四年後，劉禹錫得宰相裴度之薦重返長安，又作〈再遊玄都觀絕句·并引〉：余貞元二十一年為屯田員外郎，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復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

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92

此時，另一批新貴已躍上政治舞臺，往日那些顯赫的權貴已一蹶不振，如同玄都觀裏的桃樹已被連根鏟除，蕩然無存，再也看不到爛漫的桃花，再也沒有接踵而來門戶為穿的賞花人了。劉禹錫在詩與序中重提舊事，以玄都觀桃花的盛衰變化譬喻朝廷勢力的變化，譏刺之意極顯明。東坡熟讀劉禹錫詩，深受其影響，所以「蘇門六君子」之一的陳師道，在《後山詩話》中說：「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⁹³在東坡的詩詞中常也道及「劉郎」二字，如〈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云：

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心斷絕。(卷 34)

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為累，奈何？」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見唐·孟棻等撰，李學穎標點，《本事詩·續本事詩·本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4月，1版1刷），頁15。明·瞿佑《歸田詩話·夢得多感慨》亦載：「劉夢得初自嶺外召還，賦〈看花〉詩云：『元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以是再黜。久之，又賦詩云：『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譏刺併及君上矣。」見《歷代詩話續編》，冊下，頁1246。

⁹² 見《劉禹錫集箋證》，冊中，頁703～704。

⁹³ 見《歷代詩話》，冊1，頁306。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云：

我老念江海，不飲空咨嗟。劉郎歸何日，紅桃爍殘霞。明年花開時，舉酒望三巴。（卷37）

《阮郎歸·一年三過蘇，最後赴密州時，有問這回來不來，其色淒然。太守王規甫嘉之，令作此詞》：

一年三度過蘇臺。清尊長是開。佳人相問苦相猜。這回、來不來。情未盡，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誰栽。劉郎雙鬢衰。（卷1）

關於此詞，陳邇冬《蘇軾詞選》釋說：「這裡作者以劉郎自比，以桃李喻佳人，表面作嘲笑口吻，暗中隱含著像劉禹錫那樣的牢騷——對朝政用人的不滿。」⁹⁴所言甚是！此際，東坡之所以自朝廷出判杭州，是因得罪以王安石為首的熙寧新貴，其情境與劉禹錫相似，所以東坡以劉郎自比，以諷刺那些作威作福為所欲為的新貴，而這也正是「上苑夭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的寄意，彼此可相互發明。

雖然，此時東坡被外放杭州，遠離闕廷，但他很早就有進入皇宮的機會，對御苑景物非常熟悉，故頷聯宣稱「厭從年少追新賞，閑對宮花識舊香。」宋仁宗嘉祐二年正月，東坡試禮部中第。三月，宋仁宗親試禮部奏名進士，東坡赴崇政殿參加殿試，中乙科，宋仁宗賜筵上苑。到了嘉祐六年九月，東坡又與蘇轍齊赴崇政殿參加制科考試，宋仁宗親臨監試，蘇轍〈去年冬，轍以起居郎入侍邇英，講不逾時，遷中書舍人，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與日俱遠，追記當時所見，作四絕句，呈同省諸公〉：「早歲西廂跪直言，起迎天步晚臨軒。」（其三）自註云：

⁹⁴ 見陳邇冬撰，《蘇軾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3月，1版1刷），頁23。

舉制策，坐於崇政殿西廊，蓋適英之北也。是日晚，仁宗自延和步入崇政，過所試幄前，瞻望天表，最為親近。⁹⁵

東坡與蘇轍正因這次入殿考試及第，獲得仁宗的賞識，成為天子門生，宋仁宗才會誇譽他倆為「太平宰相」。⁹⁶到了宋英宗時，因久慕東坡才名，想要破格任命他為知制誥，此事雖因宰相韓琦反對而作罷，但東坡在通過秘閣考試之後，仍得以入宮直史館！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載：

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值史館。⁹⁷

到了宋神宗熙寧二年，東坡「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杭州召還乞郡狀〉·卷32）對於此次被宣召入宮言事，東坡頗以為榮，曾再三言之，如〈到黃州謝表〉云：

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卷23）

〈乞常州居住表〉亦云：

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卷23）

〈乞郡劄子〉云：

⁹⁵ 見《樂城集》，冊上，頁360。

⁹⁶ 宋·陳鵠《耆舊續聞》，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頁597。

⁹⁷ 見《樂城集》，冊下，頁1411~1412。

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卷 29）

由於東坡很早就獲得仁宗、英宗與神宗的賞識，很早就有進入皇宮的機會，對御苑景物非常熟悉，故稱「厭從年少追新賞，閑對宮花識舊香。」年少，即少年，是東坡對王安石當時新進用之人的習慣稱呼，如〈上神宗皇帝書〉云：

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卷 25）

〈剛說〉亦云：

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卷 10）

王安石推行新法，求功心切，常不次拔擢新進少年，大開僥倖之路，宋·李丙《丁未錄》載：「安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是年四月罷，居相位凡五年。先是，安石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望舊人，屏除殆盡。所用俱新進少年，天下不與之。」⁹⁸東坡非常輕視這些躡等而進的「新進小生」（〈再上皇帝書〉·卷 25），所以在語氣中實充滿了鄙夷，這是「厭從年少追新賞，閑對宮花識舊香」的寄意。

東坡之所以通判杭州，是遭新黨迫害，「懼禍乞出」（〈杭州召還乞郡狀〉·卷 32），「所以他是帶著怨憤和消沈的情緒來到杭州的。說是自乞外補，實際

⁹⁸ 宋·李丙《丁未錄》已亡佚，引見宋·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1版1刷），冊2，頁435。

上卻有屈子被逐之感。」⁹⁹因而，東坡在〈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詩中，承「宮花」、「舊香」之後，接著說：「欲贈佳人非泛洧，好紉幽佩弔沉湘。」關於此聯的寄意，陳師伯元〈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林語堂先生《蘇東坡傳》所提到的東坡兩首詩辨析〉曾釋說：

想以此花贈送佳人，用意非如《詩經·鄭風·溱洧》詩所云：「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那種男女之間戲謔的意思，而是別有用心。這就隱含著把自己比作瑞香花，想把名花贈送給佳人，而此佳人就是宋神宗，欲把最好的人才送給皇帝進用。但如果皇帝依然不知進用，「好紉幽佩弔沉湘」，最後只好佩帶此花哀弔屈子之沉於湘水。隱含若皇帝不知進用，最後自己也可能像屈子一樣，抑鬱以終，自沉汨羅以殉身。¹⁰⁰

伯元師之說可信！其後，東坡元祐還朝，扶搖直上，友人錢勰作〈次完夫韻簡子瞻右史舍人〉云：

史觀婆娑馬與班，十年流落共間關。鸞鳳喜見翔西省，猿鶴何勞怨北山。
豈學三閭吟澤畔，仍欣二陸下雲間。非維綸綉須椽筆，謔論尤宜賜燕閒。

101

詩中「豈學三閭吟澤畔」之句，即針對東坡「欲贈佳人非泛洧，好紉幽佩弔沉湘」而言。經過伯元師這樣的解說後，末聯「鶴林神女無消息，為問何年返帝鄉」的寄意已呼之欲出。據唐·蔣防《幻戲志》載，道人殷七七與鶴林寺的花

⁹⁹ 黃雲生、項冰如《蘇軾在杭州的方外之交》，見《浙江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頁12。

¹⁰⁰ 陳師伯元〈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林語堂先生《蘇東坡傳》所提到的東坡兩首詩辨析〉見《教學與研究》，第15期，頁39。

¹⁰¹ 見宋·施元之、施宿、顧禧合注，鄭師因百、嚴一萍編校，《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台北：藝文印書館，1980年5月，初版），冊4，卷24，頁14。

神曾讓寺中丈餘高的的杜鵑在重九開花，爛縵如春，令滿城士庶驚異不已；然幾天後，這些杜鵑花又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荃，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於人。周寶嘗識之于長安，尋為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益敬。每日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縵。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游樹下。人有輒採花枝者，必為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于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日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寺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閨苑去。今與道士共開之。」于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驚訝花漸拆蕊。及九日，爛縵如春，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閨苑矣。¹⁰²

原來，這些杜鵑來自天上，不是人間的普通花樹，在重九盛開之後已回返閨苑。所以流落杭州的東坡在詩的末尾，以傳說中的鶴林杜鵑自比，以天上帝鄉比人

¹⁰²唐·蔣防《幻戲志》，見《筆記小說大觀》第3編（台北：新興書局，1974年5月，未著版次），冊2，頁1256。

間帝廷，沉痛地問說自己要何年何月才能重返朝中！所謂「帝鄉」，即天帝之鄉，原指傳說中天帝所在的天宮、仙鄉，如《莊子·天地》云：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¹⁰³

晉·陶潛〈歸去來兮辭〉云：

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¹⁰⁴

南朝宋·鮑照〈舞鶴賦〉云：

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¹⁰⁵

宋·王安石〈次韻東廳韓侍郎齋居晚興〉亦云：

追攀坐嘆風塵隔，空聽鈞天夢帝鄉。¹⁰⁶

因天上之「帝鄉」，其地位約略同於人間帝王之都，故後人又以「帝鄉」指稱人間帝王所在之京城，如唐·常建〈塞下曲〉云：

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¹⁰⁷

¹⁰³ 見清·郭慶藩撰，《莊子集釋》（台北：華正書局，1985年8月，未著版次），頁421。

¹⁰⁴ 見晉·陶潛撰，楊勇校箋，《陶淵明集校箋》（台北：正文書局，1987年1月，未著版次），頁267。

¹⁰⁵ 見南朝宋·鮑照撰，《鮑明遠集》，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初版），頁565。

¹⁰⁶ 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1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7月，1版1刷），頁6615。

¹⁰⁷ 見《全唐詩》，冊2，頁1463。

杜甫〈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云：

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時入帝鄉。¹⁰⁸

同樣地，東坡之「鶴林神女無消息，為問何年返帝鄉。」亦以傳說中天帝所在的天宮、仙鄉，暗指宋代帝王所在之汴京，以表達歸返朝廷之思。其後，東坡在徐州作〈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結云：「蕭然放箸東南去，又入春山筍蕨鄉。」（卷17）釋道潛作〈次韻子瞻飯別〉和云：

白雲出處元無定，只恐從風入帝鄉。¹⁰⁹

其用法與東坡「為問何年返帝鄉」完全相同，都是以傳說中天帝所在的天宮、仙鄉，暗指宋代帝王所在之汴京，以祝禱東坡能歸返朝廷，一展所長。釋道潛不愧是東坡的方外知交，對東坡的心志確實有相當了解。東坡在杭州雖想歸返朝廷，貢獻心力，然卻遭新黨打壓，孤立無援，〈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云：

君看六月河無水，萬斛龍驤到自遲。（其二·卷11）

東坡認為自己彷彿龍舟無水，難以向前行進，他把自己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無法歸朝施展才能的悲哀，用形象的詩語深刻地表達出來！凡此都可作為東坡〈水調歌頭〉以乘風奔月象徵企盼乘勢歸朝的旁證。

¹⁰⁸ 見唐·杜甫撰，清·仇兆鰲註，《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9月，1版2刷），冊4，頁1626。

¹⁰⁹ 宋·釋道潛撰，《參寥子詩集》，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1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初版），頁26。

2、從東坡在密州的積極治事與急切用世之心看其奔月之思

從杭州通判移知到密州，東坡在外越久，重返朝廷的意願也就越加強烈，故前引〈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云：「只因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其一·卷 13）這是東坡在密州企盼歸朝的自我告白。除此之外，我們從東坡在密州的積極治事與急切用世之心，亦能看出其企盼歸朝的意願，可用來印證〈水調歌頭〉乘勢歸朝之思。

宋神宗熙寧七年九月告下，東坡罷杭州通守任，移知密州。九月下旬，東坡離開杭州，本擬繞道濟南探望蘇轍，〈與李公擇〉云：

某忝命皆出推借，知幸！知幸！始者深欲一到吳興，緣舍弟在濟南，須一往見之，然後赴任。濟南路由清河，而冬深即當凍合，須急去乃可行，遂不得一去別。所懷千萬，非書所能盡也。（卷 51）

不過，此計畫最後卻未實現。因為，東坡沿途在諸多友人的邀約、牽絆之下，耽擱了行程，清河已凍合，最後只好從海州趨赴密州任所，不再繞道齊州探視蘇轍，遂以詞代柬，作〈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云：

孤館鏗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攜錦，朝露團團。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鬥尊前。（卷 1）

金·元好問以為此詞非東坡所作，〈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雲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為完本；不

可謂無功。然尚有可論者，……就中「野店雞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為東坡，而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閒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其鄙俚淺近，叫呼銜鬻，殆市駟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¹¹⁰

小說家所引神宗之言，固不可信，然此詞「為王安石變法而發則是實情！」¹¹¹東坡此詞因是寫給自己的弟弟，所以據鞍高歌，直抒胸臆，意氣激昂，無所顧忌，既自負救時濟世的才志，又對現實政治牢騷不滿，可說完全切合東坡當時的心境與處境，最能看出東坡的真性情與真感情，故不能隨意加以毀棄。熙寧三年，東坡被王安石抑置在官告院時，曾作〈與子明〉云：

近日不行青苗者，雖舊相不免。弟若外出，必不能降意委曲隨世，其為齏粉必矣。以此且未能求出，聊此優遊卒歲耳。（〈蘇軾佚文彙編〉·卷4）

這段話正可與〈沁園春〉：「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鬥尊前」參看，兩者不但情境、意涵相似，甚至連「優遊卒歲」的遣詞用字也相同！這是東坡的習慣用語，如〈上梅直講書〉云：

《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卷48）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亦云：

¹¹⁰ 見金·元好問撰，姚奠中等編校，《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1版1刷）冊下，頁26~27。

¹¹¹ 趙仁珪撰，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長編·宋遼金卷》（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3年1月，1版1刷），頁218。

優游共我聊卒歲，骯髒如君合倚門。(卷 15)

〈與程正輔〉云：

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之，免憂。(卷 54)

〈與康公操都管〉云：

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卷 56)

除了「優遊卒歲」之外，〈沁園春〉所云「致君堯舜」，這也是東坡的常用語，如〈戲子由〉亦云：「致君堯舜知無術」(卷 7)。在〈沁園春〉中，東坡以二陸自比兩兄弟，而其〈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亦云：「機、雲似我多遺俗，廣受如君不治生。」(卷 29)清·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註》說：「用二陸，蓋自喻及子由也。」¹¹²不僅東坡以二陸自比兩兄弟，當時之人亦以二陸比二蘇，如前引宋·錢勰〈次完夫韻簡子瞻右史舍人〉云：「豈學三閭吟澤畔，仍欣二陸下雲間。」經由以上的舉證，可見〈沁園春〉確是東坡之作無疑，元好問之說決不可信。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所謂「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這只不過是東坡有志難伸，「眼看時事力難任」(〈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其一·卷 7)的氣話、牢騷語，是不能當真的。所以，等到東坡到密州上任後，並未真的來個「袖手何妨閒處看」，反而立刻積極投入解民倒懸的救災、捕盜工作，〈與鮮于子駿〉亦云：「某到郡正一年，諸況粗遣，歲兇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卷 53)除此之外，東坡又為民請命，作〈上文侍中論權鹽書〉云：「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者乎？」

¹¹²見《蘇文忠公詩合註》，頁 538。

（卷 48）可見，無論何時何地，無論得意與失意，東坡皆惻隱在抱，憂國憂民，「其愛民憂國之意，未嘗一日忘也。」¹¹³）這才是東坡的本心，才是東坡在密州的真實情志。

東坡於熙寧七年十一月三日到達密州任所，當時，密州旱魃為虐，¹¹⁴飛蝗成災，赤地連雲，「數千里無麥」，「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公私匱乏，民不堪命。」（〈論河北京東盜賊狀〉·卷 26）尤有甚者，密州人因衣食無著，難以維生，故常丟棄嬰兒於道旁，後來東坡在黃州作〈與朱鄂州書〉回憶說：

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卷 49）

當時災情如此嚴重，可是，地方官吏卻瞞心昧己，掩飾災情，隱匿不報，坐視不救，甚至說蝗蟲不是來為害百姓，而是來幫他們除草的！這種存心欺人，掩蔽視聽，不顧百姓死活的行為，讓東坡非常痛心，〈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云：

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萋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為災，將以誰欺乎？（卷 48）

¹¹³ 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冊 3，頁 1331。

¹¹⁴ 關於當時密州亢旱不雨的情形，東坡在〈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中曾有所載述：「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只種得二三。」（卷 26）

〈與滕達道〉又云：

東武今歲蝗災尤甚，而官吏多方繩以微文，蠲放絕少。自到任，不住有人戶告訴，既非檢覆之時，已奏乞體量減放，仍已申聞去訖，或更得明公一言，尤幸也。(卷 51)

除了請人關說，向朝廷反應真實的災情，希望能趕快減免災民的秋稅，貸放倚閣青苗錢，以免饑羸之民流離失所轉徙溝壑之外，東坡另又進行消極的祭神祈雨，與積極的滅蝗救災，希望能對密州百姓有所助益，〈祭常山祝文〉云：

哀我邦人，遭此兇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孑餘。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慄危懼。(卷 62·¹¹⁵)

〈雩泉記〉載：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樓觀，彷彿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寢食，無往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留，故率常苦旱。禱於茲山，未嘗不應。民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軾再禱焉，皆應如響。(卷 11)

為了表示自己的虔誠，向來無肉不飽的東坡甚至長期齋居素食，從「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于閏月辛丑。」(〈祭常山祝文〉·卷 62) 由於長期閉門不出，東

¹¹⁵ 東坡在密州祈雨得次數頗多，集中〈祭常山祝文〉多達五首，參見《蘇軾文集》，冊 5，頁 1917~1919。

坡錯過了花期，無法去觀賞心愛的牡丹花，〈雨中花慢·初至密州，以累年旱蝗，齋素累月，方春牡丹盛開，遂不獲一賞。至九月，忽開千葉一朵，雨中特為置酒，遂作〉云：

今歲花時深院，盡日東風，輕颺茶煙。但有綠苔芳草，柳絮榆錢。聞道城西，長廊古寺，甲第名園。有國豔帶酒，天香染袂，為我留連。清明過了，殘紅無處，對此淚灑尊前。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高會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餘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態，付與明年。（卷1）

〈惜花〉亦云：

吉祥寺中錦千堆，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咍，豈知如今雙鬢摧。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剪裁。就中一叢何所似，馬瑙盤盛金縷杯。而我食菜方清齋，對花不飲花應猜。夜來雨雹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卷13）

倘若祈神有得，甘雨隨車，瑞雪紛飛，滅蝗可期，東坡便展眼舒眉，喜形於色，〈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云：「今年好雨雪，會見麥千堆。」（其一·卷13）〈雪後書北臺壁二首〉云：「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其二·卷12）相傳，「雪宜麥而辟蝗，故為豐年之祥兆。」「蝗遺子於地，若雪深一尺，則入地一丈，麥得雪則滋茂而成稔歲，此老農之語也。」¹¹⁶東

¹¹⁶舊題宋·王十朋編撰《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雪後書北臺壁二首》註，見《四庫叢刊正編》冊4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11月，台1版），頁147。明·楊慎《升庵詩話·梅谿注東坡詩》亦載：「王梅谿注東坡詩，世稱其博。予偶信手繙一冊，〈除夜大雪留濰州〉詩云：『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盞。』山東民謠云：『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盞。』淞音宋，積雪也，以為豐年之兆，坡詩正用此。」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冊中，頁832。

坡向來深信雪盛則麥熟、蝗去之說，所以在詩文中常有所道及，如〈和田國博喜雪〉云：

玉花飛半夜，翠浪舞明年。螟螣無遺種，流亡稍占田。(卷17)

〈書雪〉云：

黃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無薪米者，亦為之耿耿不寐，悲夫。(卷71)

這就是東坡在密州見飄雪而高興詠詩的原因。東坡〈次韻章傳道喜雨〉又云：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飲鹹苦。今年春暖欲生蠶，地上戢戢多於土。預憂一旦開兩翅，口吻如風那肯吐。前時渡江入吳越，布陣橫空如項羽。農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區區固難禦。撲緣鬃毛困牛馬，啖齧衣服穿房戶。坐觀不救亦何心，乘畀炎火傳自古。荷鋤散掘誰敢後，得米濟飢還小補。常山山神信英烈，搗駕雷公訶電母。應憐郡守老且愚，欲把瘡痍手摩撫。山中歸時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夜窗騷騷闌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從來旱蝗必相資，此事吾聞老農語。庶將積潤掃遺孽，收拾豐歲還明主。縣前已窖八千斛，率以一升完一畝。更看蠶婦過初眠，未用賀客來旁午。先生筆力吾所畏，蹴踏鮑謝跨徐庾。偶然談笑得佳篇，便恐流傳成樂府。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向諸生選何武。(卷13)

求神禳災，率民捕蝗，盡人事以聽天命，東坡在密州善盡守臣之職，盡心公事，勤於政務，仁恤人民、己饑己溺之情，在此詩中表露無遺。

自古以來，災傷之歲特別容易滋生盜賊，因饑寒之民無法農耕，無以維生，

窮途末路，只好鋌而走險，這是千古不變的定理。何況，密州人民「風俗武旱，特好強劫。」（〈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卷48）「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徐州上皇帝書〉·卷26）所以，此時的密州，除了旱蝗天災之外，盜賊人禍也非常嚴重，東坡〈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云：

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
（卷26）

東坡既要驅蝗救災，收養棄嬰，拯民水火，又要緝補盜寇，誅暴安民，綏靖地方，每天風塵碌碌，忙得不可開交，〈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云：

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生衣甌有埃。綠蟻沾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為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
（其二·卷13）

〈與王慶源〉云：

始至，值歲饑，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卷59）

〈與石幼安〉云：

凶歲之餘，流殍盜賊無虛日，凡百勞心。（〈蘇軾佚文彙編〉·卷2）

東坡認為若要掃除盜賊，須朝廷先放行鹽禁，減稅放米，解民燃眉之急，然後恩威並施，激濁揚清，懲惡勸善，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則必有所成！〈論河

北京東盜賊狀〉載：「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遍，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卷 26）為了弭平盜寇，東坡寬猛相濟，煞費苦心，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載有一段東坡智滅盜賊、禁暴止亂、保境安民的故事：

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鬥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¹¹⁷

東坡的努力沒有白費，密州的盜寇最後終於消聲斂跡，東坡對此成效，既安慰，又自豪，〈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

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強劫，加以比歲荐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斂跡。（卷 48）

〈與靈隱和尚〉云：

某到此粗遣，已百餘日，吏民漸相信，盜賊獄訟頗衰。（卷 61）

由於東坡的費心經營，密州的盜寇雖然消聲斂跡。但一個人的力量終究有限，雖可以解決人為的災禍，卻無法跟大自然對抗，所以密州的乾旱仍斷斷續續地發生。一直到「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山堂銘·并敘〉·卷 19）之後，密州的乾旱才算真正解除，於是常山神被封為「潤民侯」（〈祭常山祝文〉·卷 62），密州百姓終能絕處逢生，稍事喘息。

¹¹⁷見《樂城集》，冊下，頁 1413。

東坡在密州除了積極治事之外，其用世之心之強烈更是前所未有的！他力求表現，希望神宗皇帝能賞識、重用自己！如熙寧七年十一月，東坡在密州「越職獻言」，作〈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上奏神宗皇帝，希望「輒陳狂瞽，庶補萬一。」（卷26）自熙寧四年，東坡在朝作〈議學校貢舉狀〉、〈諫買浙燈狀〉、〈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等奏議，以致得罪新黨、外放杭州以後，三年間，東坡未曾再上書論政，故〈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歎稱：「軾不敢論事久矣！」（卷48）由此來看，東坡此次在王安石初罷相職、新黨內鬩激烈之際，「越職獻言」，上書神宗，實具有特別的意義，東坡匡時濟世之心終不可掩。此外，東坡在密州作〈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云：「夙蒙明公獎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卷48）〈與文與可〉云：「安南代北騷然，愚智共憂，而吾徒獨在閑處，雖知天幸，然憂愧深矣。」（〈佚文彙編〉·卷2）這些都是東坡在密州用世之心的表露。要注意的是，前述東坡倅杭時，對自己的用世之心都隱約其詞，不敢直言，在密州則不然。此時，東坡的年紀已邁入四十大關，或許自覺年歲已長，時不我予，如〈除夜病中贈段屯田〉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歎。今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卷12）〈二公再和亦再答之〉又云：「寒雞知將晨，飢鶴知夜半。亦如老病客，遇節嘗感歎。光陰等敲石，過眼不容玩。」（卷13）所以，東坡一再地將自己積極用世的心志毫不避諱地表露在詩詞裡，如〈祭常山回小獵〉：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
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明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卷13）

當時，密州因苦於旱、蝗之害，東坡曾數度至城南二十里的常山神廟禱告。其後，果然得雨，遂重修神廟。熙寧八年十月廟成，東坡前往祭謝。歸途與同僚會獵於城西鐵溝，「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獵會詩序〉·卷

10)，東坡因為「善射」，¹¹⁸獵獲甚多，遂作此詩。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尾聯之「聖明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東坡盼神宗重用自己的心意表現得非常明白！宋·朋九萬編錄之《東坡烏臺詩案·祭常山作放鷹一首》亦載東坡供詞云：「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詩一首，題在本州小廳上，除無譏諷外，云：『聖明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意取西涼主簿謝艾事。艾，本書生也，善能用兵，故以此自比。若用軾為將，亦不減謝艾也，故作放鷹詩，云聖朝若用軾為將，不減尚父能鷹揚。軾在臺供說，即不係冊子內。」¹¹⁹東坡在情感澎湃、靈思泉湧之時，常有「同一題目，詩詞並作之例。」¹²⁰故當時所作，除了〈祭常山回小獵〉之外，還有〈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卷1）

東坡此詞以熱切的愛國情感作基礎，創造出豪放雄壯的意象，一舉衝破纖穠香軟的傳統詞風，因而他自己對此詞極得意，曾向友人自我吹詡，〈與鮮于子駿〉云：「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卷53）在詞的上片，東坡以孫權自比，英姿勃發，慷慨激昂，熱血沸騰。下片則以漢朝雲中太守魏尚自喻，渴望能獲朝廷重用，為國效命，抵禦外侮，意氣極激昂，

¹¹⁸ 《蘇軾詩集·次韻和子由聞予善射》云：「中朝鸞鷲自振振，豈信邊隅事執轂。共怪書生能破的，也如驍將解論文。穿楊自笑非猿臂，隼長思逐馬軍。」（卷5）

¹¹⁹ 見《叢書集成初編》冊129（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12月，初版），頁29~30。文中，「意取西涼主簿謝艾事，艾，本書生也」作「意取西涼主簿謝艾州文本書生也」，文義窒礙難通。宋·周紫芝《詩識》雖不及《東坡烏臺詩案》詳細，然此條可據以校正，見《叢書集成初編》冊29，頁7。

¹²⁰ 參見曹樹銘校編，《蘇東坡詞》，冊上，頁103。

表現亦極顯露，毫無含蓄可言。自熙寧四年出京倅杭以來，東坡雖關心國事，但請纓報國之志從未表露得如此顯明，東坡在密州的用世之心由此可見。而東坡在〈水調歌頭〉以天上宮闕、瓊樓玉宇比擬朝廷宮闕，以乘風飛月象徵歸返朝廷，也正是這種用世之心的呈現。

七、東坡以欲飛還斂、欲去還留

象徵企盼歸朝的心願與憂思

據今日之科學探測，我們得知月球因缺乏大氣層，白晝陽光直射，地表溫度高達華氏二百五十度，到了夜晚，又陡降到華氏零下二百八十度，日夜溫差極大。古人因科學不發達，看到清晨太陽出現時，大地漸漸變熱，而夜晚月亮出現後，大地逐漸變冷，「桂魄飛來光射處，冷浸一天秋碧。」（〈念奴嬌〉·卷2）遂直覺以為月球只有冷，而沒有熱。唐·李商隱〈霜月〉云：「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鬥嬋娟。」¹²¹宋·歐陽脩〈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云：「水晶宮鎖黃金闕，故比人間分外寒。」¹²²於是月中的一切都被冠上「廣寒」二字，如月宮被稱為「廣寒宮」，¹²³月中嫦娥被稱為「廣寒仙子」，¹²⁴甚至連月中桂樹也被美稱為「廣寒仙」。¹²⁵耐人尋味的是，東坡在〈水調歌頭〉

¹²¹見唐·李商隱撰，劉學鍔、余恕誠編注，《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2月，1版1刷），冊4，頁1629。

¹²²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8月，1版1刷），頁3695。

¹²³如唐·鮑溶〈宿水亭〉云：「夜深星月伴芙蓉，如在廣寒宮裏宿。」見《全唐詩》，冊8，頁5530。

¹²⁴如明·高明《琵琶記·中秋望月》載：「香霧雲鬢，清輝玉臂，廣寒仙子也堪並。」見明·毛晉編，《六十種曲》（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70年6月，台1版），冊1，頁125

¹²⁵宋·陸游〈嘉陽絕無木樨偶得一枝戲作〉云：「久客紅塵不自憐，眼明初見廣寒仙。」見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1版1刷），冊1，頁350。

中既以乘風奔月象徵企盼歸返朝廷之思，對「天上宮闕」、「瓊樓玉宇」充滿期待與嚮往，可是在另一方面，東坡又對月宮之冰寒有所恐慌畏懼，欲飛還斂，欲去還留！須知，東坡之乘風飛月，只是一種遐思奇想，在現實生活中，這是絕對不可能辦到的，所以東坡奔月之詞常精確地加上一個「欲」字，如〈水調歌頭〉云：「我欲乘風歸去」，而〈念奴嬌〉亦云：「便欲乘風，翻然歸去，何用騎鵬翼。」可見，東坡心裡非常清楚，乘風奔月只是一種心靈的遐思逸想，在現實生活中，這絕對是不可能辦到的。既然如此，則東坡對冰寒月宮之恐慌畏懼，欲飛還斂，欲去還留，實多此一舉，毫無必要！除非，東坡有意藉此寄託某些特別的事務。對於東坡這種特殊的情境，當代學者作了許多詮釋，如曾棗莊、曾弢詮云：

上闕寫把酒問月，幻想乘風進入月宮而又怕月宮寒寂，表現了他盼望回朝而又怕朝廷難處的矛盾心情。¹²⁶

鄒紀孟《中國歷代詩歌名篇鑒賞辭典·水調歌頭》云：

通過對月亮的嚮往與疑懼，充分表現了作者此時在政治上的追求與矛盾心理。我們知道，由於反對王安石的新法，蘇軾一走上政治舞臺，便與正得勢的新派人物處於對立的地位，他難容於朝，被迫外任，南北輾轉，過著一種「坎坷為逐臣」的生活，至今已經五年多，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他一直為政治上的不得志而鬱鬱寡歡。他嚮往著朝廷，因為只有在那裡，他的「致君堯舜」的當世之志才有可能得以實現。寫這首詞時，作者的密州任期將滿，下一步將去那裡？他多麼希望重新回到朝廷啊！「我欲乘風歸去」，便是這種心情的真實流露。然而，蘇軾知道，朝廷還不是那麼美好。此時，王安石已經罷相，新舊兩黨和新黨內部，正進

¹²⁶見曾棗莊、曾弢譯注，《蘇軾詩文詞選釋》（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10月，1版1刷），頁107。

行著錯綜複雜的激烈鬥爭，「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二句，表現了作者對當時朝廷政局的疑懼。¹²⁷

李軍《文史英華·水調歌頭》云：

詞的上片從問月開始，「不知天上宮闕」二句承上「幾時有」，更作疑問，已昭示作者困惑的心理。「乘風歸去」是主觀願望，「高處不勝寒」則反應了客觀現實。主觀與客觀的矛盾對立，使得詞人雖欲遐舉「歸去」，但又懼其「寒」而卻步，這裡隱約表達的，實際上是作者對朝廷的眷戀、嚮往而又畏懼政事多舛的憂傷感情。¹²⁸

華鍾彥〈論蘇軾水調歌頭〉云：

這三句借用游仙的語言，含蓄地透露出作者的真實情意，就是說我本想乘風回到天上宮闕去，回到月中宮闕去，又恐怕那裡的瓊樓玉宇之間，高處寒多，難以安處。……這種游仙的手法，本身就帶雙關語氣，也可以說，我本想憑借大好風力，回到朝廷上去，為皇帝出謀畫策，輔佐朝政；又怕在宮廷之間，不勝讒言銷骨。¹²⁹

伯元師〈東坡欲乘甚麼風〉亦云：

「我欲乘風歸去」，蘇軾欲乘甚麼風呢？這就不得不檢閱一下當時的政局。熙寧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引呂惠卿為參政，惠卿叛王安石，

¹²⁷ 見俞長江、侯健主編，《中國歷代詩歌名篇鑒賞辭典》（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12月，1版1刷），頁866。

¹²⁸ 見李軍、劉永泰、孫民編注，《文史英華·詞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1版1刷），頁123。

¹²⁹ 見《東京夢華之館論稿》，頁141。

另一個助手曾布亦外出。八年二月，安石復相，十月罷呂惠卿，至九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則新黨主力都不在朝廷。……東坡填詞的時候，置酒超然臺上，聽說魯人孔宗翰正請求調來密州，則東坡任滿將外調，或回朝，故欲乘此易置輔相，朝局改變的勢頭上，回到朝廷去。正因為有這麼好的消息，所以他才歡飲達旦，以至大醉。調回朝廷，固然可以展現自己的抱負，但是當年在京裏的時候，就是受到了王安石的姻親謝景溫的誣告陷害，讓他不安於位。現在想到乘勢回朝，自然不免發出「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驚懼與慨歎了。¹³⁰

對於東坡〈水調歌頭〉欲飛還斂、欲去還留的特殊情境，現代的學者大多認為筆曲意深，別有寄意，既企盼回朝，可是又怕朝中奸小充斥，自己恐將無法安穩立朝，往日被構陷排擠，以致不得不自請出京倅杭的情事又將重演。對此，東坡既期待，又畏懼，內心非常矛盾，因而在詞中呈現出一種欲飛還斂、欲去還留的特殊情境！今詳加考辨於下。

（一）、東坡密州任滿欲乘新黨內鬩勢衰之時歸返朝廷

1、熙寧七年四月王安石首次罷相

《尚書·周官》載：「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¹³¹古人靠天吃飯，賴地穿衣，特別重視天時地利，認為宰相大臣不但要輔佐天子治理國事，推動政務，更要調和陰陽，使風調雨順，年豐時稔，麥穗兩歧，人物康阜，六畜興旺，則為上瑞；相反的，如果水旱災荒，年穀不登，荒時暴月，青黃不接，薪桂米珠，則乃天意示警，宰相須引咎待罪，自請罷免，如宋·韓琦〈災異待罪第一表〉云：

¹³⁰ 見《青年日報·副刊·藝林漫步》，1980年10月2日，第14版。

¹³¹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台北：大化書局，1989年10月，4版），冊1，頁501。

伏以人主之操賞罰，貴乎不私；宰相之調陰陽，在乎無忒。苟天時之作沴，繫人事之不修。當責其誰？是惟冢輔。¹³²

〈災異待罪第二表〉云：

近以天雨之淫，都城特甚，乞從免黜，以塞咎災，蒙降批答不允者。竊以三公之理陰陽，冢宰之主政治，蓋今首相之任，誠繫四方之瞻。官匪其人，變不易發。……願正調變之失，特申竄謫之科。¹³³

〈災異待罪第三表〉云：

臣聞古者至治之世，風雨節，陰陽和，百穀歲登，萬物時遂。蓋有德者進，而無德者退，有功者上，而無功者下。人事既得，天心自符，應之善祥，是若影響。……今大異之所來，匪冢司而孰咎？宜因此變，遂正彝章。縱寬斧鉞之誅，必用投竄之法。則人心自化，坐移偷薄之風；天監弗違，日見太平之象。¹³⁴

韓琦因淫雨天災，遂「章十數上」，¹³⁵自責求去，英宗雖不允許，韓琦卻固請不已。可見，對於宰相須變理陰陽的觀念，宋人是深信不疑的，而一個負責不戀棧權位的宰相，也必然不逃避這種根深蒂固深植人心的責任。王安石雖認為「天命不足畏」，¹³⁶亦無法抗拒這股力量。熙寧七年四月，因天災人禍，舊黨

¹³² 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20（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5月，1版1刷），頁61。

¹³³ 見《全宋文》，冊20，頁62。

¹³⁴ 見《全宋文》，冊二十，頁63。

¹³⁵ 〈乙巳冬乞罷相第一表〉，見《全宋文》，冊20，頁63。

¹³⁶ 宋人傳言王安石厲行變法時，有所謂「三不足說」：「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東坡在〈擬進士對御試策·并引狀問〉（卷九）首先加以抨擊：「其設施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眾，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

反撲，論攻不斷，王安石終於罷相而去，新黨從此開始分裂。

自王安石熙寧二年推行新法以後，國庫雖增加了不少財富，但也產生了很多弊端，以至「人情咨怨，至出不遜之言。」¹³⁷但王安石及其黨羽皆隨事辨析，巧言掩飾，以堅定神宗的信心。從熙寧六年秋冬到七年春末，久旱不雨，蝗蟲為害，赤地千里，「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¹³⁸於是，宋神宗問王安石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不便，何也？兩宮至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如此。」¹³⁹可是，王安石依然強力抗辨，完全加以否認。最後，王安石的學生，監安上門鄭俠實在忍不住了，遂將親眼所見流民「質妻

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眾，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卷九）然後世對王安石是否提「三不足說」仍有爭議，參見黃復山〈王安石三不足說考辨〉，《漢學研究》，第11卷第1期，頁209～252

¹³⁷ 宋神宗語，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2358。

¹³⁸ 宋·司馬光〈應詔言朝政闕失事狀〉，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28（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8月，1版1刷），頁186～187。關於當時的災情，宋·鄭俠《西塘集·流民》亦載：「自熙寧六年冬，流離相繼，至七年春夏間，不知其幾千萬人。每風沙霾噎，大者車乘，小者負擔，扶老攜幼，蔽塞道路，或二三十人，或三五百人，各各自有群伴。然而衣服藍縷，雖車乘之上亦止是鍋釜一二隻，破籠弊甌瓦器之類。問其徙之因，皆曰：『仍歲蝗旱，走南方趁熟。』其實，亦兵師之方，百物踊貴，無計自活，乃如是流離。」〈上帝帝論新法進流民圖〉又載：「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雨，麥苗枯焦，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以來，街市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1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初版），頁375、369。宋·魏泰《東軒筆錄》亦載：「熙寧六七年，河東、河北、陝西大饑，百姓流移於京西就食者，無慮數萬。朝廷遣使賑卹，或云，使者隱落其數，十不奏一。然而，流連襁負，取道於京師者，日有千數。」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初版），頁439。

¹³⁹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2359。

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折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糶粟，遑遑不給之狀」¹⁴⁰繪成一圖，偽稱緊急密事擅發馬遞獻呈神宗。宋神宗看了鄭俠的圖畫與奏狀後，長嘯短嘆，徹夜不眠，待天亮早朝時，便下旨開倉糶米，減免稅錢，權罷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新法。接著又接受翰林學士韓維的諫請，在三月二十八日下詔責己，廣求直言。宋·韓維《南陽集·求直言詔》載：

朕涉道日淺，昧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早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聞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能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廷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故茲昭示，想宜知悉。」¹⁴¹

當時，此詔一出，民心大悅。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翰林學士承旨韓維之辭也。先是，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閉，大發恩令，有蠲放以和人情。」後數日又言：「近日，畿內諸縣索青苗者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貸。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慮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

¹⁴⁰宋·鄭俠《西塘集·上皇帝論新法進流民圖》，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17，頁 371。

¹⁴¹宋·韓維《南陽集·求直言詔》，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0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初版），頁 639。

遲而不肯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
復請對面論，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悅。¹⁴²

湊巧四月四日晚上，上天普降甘霖，開始下雨，到了五日更是大雨滂沱，整整下了一天一夜。於是，神宗在六日早朝時，將鄭俠圖畫與奏狀出示給宰執大臣們看，並責問他們一手遮天，掩人耳目，不顧百姓死活，「所奏皆云法度修明，禮樂興行，民物康寧，雖三代堯舜無以過，今來外事乃如此！」¹⁴³眼見神宗如此生氣，王安石當日就不入中書，遷定力寺，謝罪乞出。

宋神宗此時雖未立即應允王安石的求去，但從責躬詔的詔文卻可以明顯看出神宗此時已「益疑新法之不便，欲罷之。」¹⁴⁴於是，舊黨眼見機不可失，遂發動反攻，紛紛進論王安石及新法之非，如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感歎御史臺職在諫爭，卻緘口不言，遂應詔「言新法不便。」¹⁴⁵而青州知州滕甫亦上疏說：

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¹⁴⁶

到了熙寧七年四月十八日，退居洛陽，「絕口不復論新法」，¹⁴⁷被東坡譏為「年來效瘖啞」(〈司馬君實獨樂園〉·卷15)的司馬光，更作〈應詔言朝政闕失狀〉，把所有的天災人禍歸罪到王安石的新法：

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

¹⁴²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2364~2365。

¹⁴³宋·鄭俠《西塘集·三月二十六日以後所行事目》，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17，頁371。

¹⁴⁴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2386。

¹⁴⁵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2430。

¹⁴⁶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2375。

¹⁴⁷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冊2，頁2045。

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¹⁴⁸

這是一篇非常有力的攻擊文章，在文中，司馬光把王安石個性缺失以及新法的弊端詳細地列舉出來。其後，呂惠卿掀起鄭俠大獄以打壓舊黨，許多本欲應詔上疏言事者雖因此而退避畏縮，宋·鄭俠《西塘集·三月二十六日以後所行事目》載：

當日，諸公方知三月二十七日所行，盡因俠所入文字。或以為擅發馬遞奏事驚御，或以為心狂，或以非毀良法，乞追逮付所司勘罪。御史臺直請以俠付臺推堪。先是，銀臺通政司具俠擅發馬遞取旨，已蒙放罪。至是，乃有旨下開封取勘。又京城官僚中甚有作書應初一之詔者，至此皆不敢進。¹⁴⁹

但此時司馬光、滕甫、楊忠信等人的文字早已上達天聽，發揮了臨門一腳的功效，讓宋神宗同意讓王安石在熙寧七年四月罷相而去。王安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深受神宗寵信，「得君之專，前古未有。」¹⁵⁰「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¹⁵¹其間，王安石雖也曾數度求去，然神宗都未應允。此次，在天災人禍的壓力及眾人的圍攻之下，神宗終於答應了王氏罷相之請，宋·李丙《丁未錄》載：

¹⁴⁸ 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28，頁 183。

¹⁴⁹ 宋·鄭俠《西塘集·三月二十六日以後所行事目》，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17，頁 371～372。《續資治通鑑長編》亦載：「時詔求直言，欲應詔者甚眾，聞俠被劾，皆沮縮，惟司馬光輩一二文字得達上前。」冊 2，頁 2375。

¹⁵⁰ 見宋·趙令時撰，《侯鯖錄》（台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未著出版年月與版次），卷 3，頁 10。

¹⁵¹ 宋·司馬光〈應詔言朝政闕失事狀〉，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28，頁 183。

上一日侍太后至太皇太后宮，時宗祀不遠，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上不懌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至是久旱，上以百姓流離，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嘆懇惻，始深疾新法之不便，欲罷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不能免也。但當修人事以應天災爾。」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為人事有所未脩也。」安石以常數為言，上終不以常數為是。安石力求去位，上固留之。請益堅，故有江寧之命。¹⁵²

宋·范冲《宰輔拜罷錄》載：

初，監門鄭俠獻「流民圖」，朝廷以為狂，笑而不問，第令開封府劾其擅發馬遞入奏之罪。而俠又上書言：「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既而安石出知江寧，是日雨。¹⁵³

王安石此次罷相，雖不到一年即再入相，然更大的政治風暴卻等著向他吹襲。

¹⁵²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435。

¹⁵³宋·范冲《宰輔拜罷錄》已亡佚，引見《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冊2，頁435。

Elucidate Su-shi 〈*Shui Tiao Ko Tou*〉 (Will a moon so bright ever arise again?) (I)

Liu, Zhao-ming*

[Abstract]

Su-shi's *Shui Tiao Ko Tou* (Will a moon so bright ever arise again?) is a famous poem which wins universal praise. It is the absolute poetry i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Many poets imitate the phrases Su uses, and Su is also quite proud of this poem. Hundreds years pass; *Shui Tiao Ko Tou* is spread and win many people's heart. Even the line "lets in the cold, its palaces rear so high" has become a platitude of people nowadays. However, the main point of this poem is a disputation in the poetry domain in Mainland China. The point is explained by different people with different views—either one is correct, and this is one of the four disputations while studying Su-shi's poetry. The essay is used with complexity and copious information from history or literary works to do research of this poem. So that there will be a more reliable explanation in background, implied meaning, and other related things.

Key Words: Su-shi, Su-che, Wang An-shi, 〈*Shui Tiao Ko Tou*〉

* Liu, Zhao-mi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